論語正義

論語正義卷二十

恭冕述

陽貨第十七　集解

凡二十四章　正義曰：漢石經凡廿六章。洪氏頤煊讀書叢錄謂漢石經分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子謂伯魚曰各自爲一章，故云廿六。邢本古者民有三疾章下有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注王曰巧言無實令色無質。唐石經亦有此章，係旁注。御覽三百八十八引論語陽貨曰巧言令色鮮矣仁，疑古傳本有二，有者非後人所增，無者亦非後人所刪也。皇本、考文引古本、足利本、高麗本皆無此章，則從集解所據本也。王注亦見學而篇皇疏。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注）孔曰：陽貨，陽虎也。季氏家臣而專魯國之政，欲見孔子，使仕。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

往拜之遇諸塗(注)孔曰欲使往謝故遺孔子豚塗道也於道路與相逢

正義曰孟子滕文公篇載此事云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惡無禮者謂孔子不往見嫌已無禮以致之也又云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矙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矙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趙岐注陽貨魯大夫也孔子士也矙視也陽貨視孔子亡而饋之者欲使孔子來答恐其便答拜使人也豚非大牲故用熟饋也孔子矙其亡者心不欲見陽貨也據孟子則歸豚本由矙亡故孔子亦受而矙亡拜之彼文作饋此作歸二字通用釋文載鄭本作饋云魯讀饋爲歸今從古則作饋者古論作歸者魯論也廣雅釋詁覩視也王氏念孫疏證引此文謂時與覩同釋言篇時何也此與孟子作矙義合陽貨稱大夫者毛氏奇齡四書滕言季氏是司徒下有大夫二人一曰小宰一曰小司徒故邑宰家臣通稱大夫也周氏柄中典故辨正說禮玉藻云酒肉之賜弗再拜又云大夫親賜於士士拜受又拜於其室孔疏此非酒肉之賜故再拜陽貨饋蒸豚正是酒肉之賜弗再拜者故必矙亡而來○注陽貨陽虎也○正義云貨虎一聲之轉疑貨是名虎是

字也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陽虎欲以已更孟氏疑與孟孫同族○注欲使至相逢○正義曰廣雅釋詁歸遺也子疏引此注豚豕之小者今此文脫說文豚小豕也從彖省象形豚篆文從肉豕方言豬其子或謂之豚或謂之豯吳揚之閒謂之豬子是豚為豕之小者也爾雅釋宮路旅塗也釋名釋道云涂度也人所由得通度也周官司險注五涂徑畛涂道路也此注塗訓道又道路連言皆渾舉不分別也相逢者訓遇為逢也爾雅釋詁遘逢遇也遘逢遇遻見也穀梁傳不期而會曰遇

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注馬曰言孔子不仕是懷其寶也知國不治而不為政是迷邦也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注孔曰言孔子棲棲好從事而數不遇失時不得為有知日月逝矣歲不我與注馬曰年老歲月已往當急仕孔子曰諾吾將仕矣注孔曰以順辭免正義曰毛氏奇齡稽求篇引明

郝敬云前兩曰不可皆是貨自爲問答以斷爲必然之理此如史記留侯世家張良阻立六國後八不可語有云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能得項籍頭乎曰未能也能封聖人墓表賢者閭式智者門乎曰未能也皆張良自爲問答至漢王輟食吐哺以下纔是高祖語此章至孔子曰以下纔是孔子語孔子答語祇此故記者特加孔子曰三字以別之閻氏若璩釋地又續同樊氏廷枚釋地補云孔子世家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此亦子西自爲問答王氏引之經傳釋詞有一人之言而自爲問答者則加曰字以別之論語云云孟子告子篇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是也懷其寶者懷藏也皇疏贊猶道也義見廣雅釋詁胡氏紹勳拾義或謂身爲寶如老子輕敵淺喪吾寶注云寶身也呂覽先已篇醫其大寶注云大寶身也懷其寶謂藏其身兩義並通爾雅釋詁迷惑也說文同言懷道不仕若已迷惑其邦不使致治也吾將仕者言已當就仕也左傳二十三年傳策名委質服虔解誼古者始仕必先書其名於策委死之質於君然則夫子言將仕意亦策名委質如今時校選報吏部矣○注言孔

至有知。正義曰孔子初適周反魯既又適齊。反魯是栖栖也少儀。亟見曰朝夕注亟數也是亟有數訓。注年老歲月已往。正義曰陽虎於定八年冬叛魯孔子年五十一此語在未叛前時孔子年亦近五十始衰得稱老也。注以順辭免。正義曰皇疏引郭象曰聖人無心仕與不仕隨世耳陽虎勸仕理無不諾不能用我則無自用此直道而應者也然免遜之理亦在其中也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注孔曰君子愼所習正義曰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性者分於陰陽五行以爲血氣心知品物區以別焉舉凡既生以後所有之事所具之能所全之德咸以是爲其本故易曰成之者性也氣化生人生物以後各以類滋生久矣然類之區別千古如是也循其故而已矣在氣化曰陰陽曰五行而陰陽五行之成化也雜糅萬變是以及其流形不特品物不同雖一類之中又復不同凡分形氣於父母卽爲分於陰陽五行人物以類滋生皆氣化之自然中庸曰天命之謂性以生而限於天故曰天命大戴禮記曰分於道之謂命形於一謂之性分於道者分於陰陽五行也言乎分則其限之於始有偏全厚薄淸濁昏明之

不齊各隨所分而形於一各成其性也然性雖不同大致
以類爲之區別故論語曰性相近也此就人與人近言之
也孟子曰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
與我同類者言同類之相似則異類之不相似明矣故語
告子生之謂性曰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
性與明乎其不可混同言之也又曰問孟子之時因告子
諸人紛紛各立異說故直以性善斷之孔子但言善相近
意在於警人慎習非因論性而發故不必直斷以善與曰
然古今常語凡指斥下愚者矢口言之每曰此無人性稱
舉其善端則曰此猶有人性以人性爲善稱無人性即所
謂人見其禽獸也有人性即相近也善也論語言性相近
正見人無有不善若不善與善相反其違已縣絕何近之
有分別性與習然後有不善而不可以不善歸性凡得養
失養及陷溺梏亡咸屬於習也李氏光地論語劄記案夫
子此言性孟子能暢其說其曰性善即相近之說也其曰
或相倍蓰而無算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則習相遠之
說也先儒謂孔子所言者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孟子所
言乃極本窮源之性愚謂惟其相近是以謂之善惟其舊
是以相近似未可言孔孟之指殊也蓋孔孟所言者皆人
性耳若以天地之理言則乾道變化各正性命禽獸草木

無非是者然禽獸之性則不可言與人相近相近者必其善者也故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是孔子之說無異於孟子也禽獸之性不可以言善所謂善者以其同類而相近也故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是孟子之說又無異於孔子也焦氏循性善解性無他食色而已飲食男女人與物同之當其先民知有毋不知有父則男女無別也茹毛飲血不知火化則飲食無節也有聖人出示之以嫁娶之禮而民知有人倫矣示之以耕耨之法而民知自食其力矣以此示禽獸禽獸不知也禽獸不知則禽獸之性不能善人知之則人之性善矣以飲食男女言性而人性善不待煩言自解也禽獸之性不能善亦不能惡人之性可引爲善亦可引爲惡惟其可引故性善也牛之性可以敵虎而不可使之陘人所知所能不可移也惟人能移則可以爲善矣是故惟習相遠乃知其性相近若禽獸則習不能相遠也案諸說皆精審足以發明孔孟言性之旨其他家言性若荀子性惡是就當時之人性皆不善此有激之論不爲典要至世碩言性有善有惡與公都子所言性有善有不善同又告子言性無善無不善或說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及漢後儒者之說皆多影響故俱畧之漢書宣元六王傳詔曰夫人之性皆有五常及其少長耳目牽於耆欲

故五常消而邪心作情亂其性利勝其義由是言之性不外乎耆欲習即生於耆欲善者能制其耆欲而習而爲善不善者不能制其耆欲而習而爲不善善惡殊途所以云相遠也○注君子慎所習○正義曰後漢書班彪傳時東宮初建諸王國並開而官屬未備師保多歛彪上言曰孔子稱性相近習相遠賈誼以爲習與善人居不能無善猶習與惡人居不能無惡是以聖人愼所與居而戒愼所習即此注之義漢書刑法志風俗移人人性相近而習相遠信矣亦謂人習於俗也

子曰惟上知與下愚不移注孔曰上知不可使爲惡下愚不可使彊賢

正義曰阮氏元論性篇性中雖有秉彝而才性必有智愚之別然愚者非惡也智者善愚者亦善也古人每言才性即孟子所謂非才之罪也韓文公原性因此孔子之言爲三品之說雖不似李習之之悖於諸經然以下愚爲惡誤矣或者更欲以性爲至靜至明幾疑孔子下愚之言爲有礙則更誤矣尙書召誥曰今天其命哲命哲哲與愚相對哲即智也有吉必有凶有智必有愚召公曰既命哲者言所命非愚然則愚亦命之所有下愚亦命之所有但今若生子在厥初生自貽哲命耳孔子之言與召公之言無少差謬又案

韓文公原性篇謂孔子性善之說得上而遺下譏文公以子魚楊食我等為性惡也然此正是孔子所謂不移之下愚也非惡也今案既說是也漢書古今人表傳曰譬如堯舜禹稷卨與之為善則行鮌讙兜欲與為惡則誅可與為善不可與為惡是謂上智桀紂龍逢比干欲與之為善則誅于莘崇侯與之為惡則行可與為惡不可與為善是謂下愚齊桓公管仲相之則霸豎貂輔之則亂可與為善可與為惡是謂中人此文畧本賈誼新書連語篇以上智為善下愚為惡論衡論性篇亦云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夫中人之性在所習焉習善而為善習惡而為惡也至於極善極惡非復在習故孔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性有善不善聖化賢教不能復移易也是以上智下愚為善惡之分又以上章及此章為三品漢人早有此說而文公因之然有性善有性不善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孟子已辭而闢之而斷為性善則知三品之言非矣夫子言生而知之為上卽此上智困而學之為又次困卽是愚而爲又次無不可移也至困而不學乃云民斯為下卽下與此所云下愚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生而下愚其人難與言理義由自絕於學是以不移然苟畏威懷惠一旦觸於所畏所懷之人啟其心而憬然覺悟往往有之苟悔而從善則

非下愚矣加之以學則日進於智矣以不移定爲下愚又往往在知善而不爲知不善而爲之者故曰不移不曰不可移雖古今不乏下愚而其精爽幾與物等者亦究異於物無不可移也程氏瑤田論學小記人之氣有清濁故有智愚然人之智固不同於犬牛之智人之愚亦不同於犬牛之愚犬牛之愚無仁義禮智之端人之愚未嘗無仁義禮智之端是故智者知正其衣冠矣愚者亦未嘗不欲正其衣冠也其有不然者則野人之習於鄉俗者也然野人亦自有智愚其智者亦知當正其衣冠而習而安焉此習於惡則惡之事也其愚者見君子之正其衣冠也亦有所不安於心及欲往見君子必將正其衣冠焉此習於善則善之事也案如程說是愚亦可爲善則愚非惡矣如戴說即下愚亦可移蓋均本孟子性善之旨以發明夫子言外之意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注）孔曰子游爲武城宰夫子莞爾而笑（注）莞爾小笑貌曰割雞焉用牛刀（注）孔曰言治小何須用大道　正義曰鄭注云武城魯之下邑與前篇包注畧同御覽卷一百六十引此文注云武城今在費縣此

注不知爲誰宋氏翔鳳樸學齋札記謂亦鄭注不知然否弦歌者說文弦弓弦也從弓象絲軫之形曹憲廣雅音凡弓弩琴瑟弦皆從弓皇本此文作絃是別體文王世子春誦夏弦注弦謂以絲播詩周官小師弦歌注弦謂琴瑟也歌依詠詩也依詠詩者謂以琴瑟之弦依詩詠之也毛詩子衿傳古人教以詩樂誦之歌之弦之舞之夫子於武城得聞之者樂記云古之教者家有墊黨有庠春秋時庠墊之教廢故禮樂崩壞雅頌之音不作子游爲武城宰乃始復庠墊之教於時受學者衆故夫子得聞弦歌之聲也莞爾釋文作莧華版反本今作莞易夬九五莧陸夬夬莧翻注莧悅也讀如夫子莧爾而笑之莧案說文莧讀若丸與莧字從廿從見形最相似莧訓山羊細角羊有善義故引申爲和睦之訓論語正字作莧叚借作莞集解云小笑貌與虞氏莧睦之訓亦合釋文所見本作莧遂音華版反非也此說畧本之劉氏毓崧見其所著通義堂集唐石經作莞皇邢本同列子天瑞篇老韭之爲莞也殷敬順釋文莞一作莧亦二字掍用不別廣雅釋詁莧笑也疑莞字小變庸貞觀孔子廟碑睍爾微笑此後出俗字割雞謂分割肉節也爾雅釋言割裂也說文雞知時畜也鷄籒文雞從鳥牛刀謂割牛刀也不言割者豕上省文○注莞爾小笑貌

○正義曰：唐貞觀碑晲爾微笑，微小義同。楚辭漁父云：漁父莞爾而笑。王逸注：笑離斷也。文選張衡東京賦注：莞爾，舒張面目之貌也。○注言治小何須用大道。○正義曰：此戲言也。皇疏引繆播曰：惜其不得導千乘之國，如牛刀割雞，不盡其才。此深得夫子之意。

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注】道謂禮樂也。樂以和人，人和則易使。子曰：二三子，【注】孔曰：從行者。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注】孔曰：戲以治小而用大道。

正義曰：君子者，謂王公士大夫之子孫也。小人者，謂凡庶民之子孫也。尚書大傳：新穀已入，櫌鉏已藏，祈樂已入，歲事既畢，餘子皆入學。是小人亦入學習禮樂也。樂記云：樂者爲同，禮者爲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又云：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則學禮樂自知相親相敬之道，故愛人也。又云：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民知事貴敬上之道，故易爲上所使也。戲者，爾雅釋詁：戲，謔也。呂覽重言篇注：戲，不誠也。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注孔曰弗擾爲季氏宰與陽虎共執季桓子而召孔子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注孔曰之適也無可之則止何必公山氏之適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注興周道於東方故曰東周

正義曰潛夫論志氏姓公山氏魯公族姬姓弗擾皇本弗作不左傳及史記孔子世家漢書古今人表皆作不狃王氏引之春秋名字解詁不語詞不狃狃也論語作弗擾叚借字也古音狃與擾同不狃字子洩洩與忕通皆貫習之義金履祥通鑑前編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佛肸以中牟畔趙氏皆家臣畔大夫也而召孔子孔子雖卒不往而云欲往者蓋大夫畔諸侯而陪臣以張公室爲名也子韓晳曰大夫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此當時流俗之言也抑大夫而欲張公室亦名義也故欲往以明其可也然二人者皆以已私爲之非眞可與有爲也故卒不往以知其不可也案金說是也翟氏灝考異謂召是季氏召下文何必公山氏

之之也何必下脫因字上之謂往下之謂季氏此不得其
解妄爲說之豈徒者言不徒召之而往也吾其爲者其與
豈同言不爲也東周者王城也周自文王宅豐武王宅鎬
及後伐紂有天下遂都鎬稱鎬京焉天下謂之宗周迨周
公復營東都於郟鄏是爲王城幽王時犬戎攻滅宗周平
王乃遷居東都遂以東都爲東周而稱鎬京爲西周也史
記孔子世家定公九年陽虎奔于齊是時孔子年五十公
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彌久溫溫無
所試莫能已用曰蓋周文武起豐鎬今費雖小儻庶幾乎
欲往子路不說止孔子孔子曰夫召我豈徒哉如用我其
爲東周乎然亦卒不行據世家之文是孔子欲以費復西
周文武之治此當出安國故也鹽鐵論褒賢篇孔子曰如
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庶幾成湯文武之功爲百姓除
殘去賊豈貪祿樂位哉亦據文武爲孔子欲復西周而隸
言成湯此皆古論家說其後夫子作春秋據魯新周卽此
意必據魯者周道幽厲傷之而猶在魯故據魯春秋而一
新以西周之治新以西周不得不紬東周故此文亦言不
爲東周也鄭注此云東周據時成周案公羊傳曰王城者
何西周也成周者何東周也成周者亦周公所營以處殷
頑民在王城之東胡氏渭禹貢錐指謂二城東西相去四

十里是也王子朝之亂敬王出居成則當時遂以王城爲西周成周爲東周鄭云據時當指成周爲當訓助然考其時王室已定不致有爲東周之疑也皇本用上有復字○注弗擾至孔子○正義曰左定五年傳季桓子行野及費子洩爲費宰逆勞於郊桓子敬之九月乙亥陽虎囚季桓子又八年傳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欲去三桓將享桓子於蒲圃而殺之桓子以計入於孟氏孟氏之宰公斂處父率兵敗陽虎陽虎遂逃於讙陽關以叛季寤亦逃而出竊意不狃斯時正爲費宰而陰觀成敗於其際故畔形未露直至九年始據邑以叛然猶曰張公室也久之而並與魯爲敵故定十二年仲由爲季氏宰將墮費而不狃及叔孫輒率費人襲魯夫子命申句須樂頎伐之而後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不狃及輒遂奔齊此則不狃畔魯之事而非此之以費畔也史記孔子世家截以費叛召孔子在定九年可補左氏之遺趙氏翼陔餘叢考信左傳而反議史記並疑論語則過矣若毛氏奇齡稽求篇據此注謂陽虎囚季桓子弗擾之畔即在其時則爲定五年與世家不合且不狃初以仲梁懷不敬已而欲陽虎逐之虎遂並囚桓子桓子先亦甚敬不狃斯時似尚無釁

其畔季氏乃八年以後事左傳文甚明顯不得牽混。注之適也無可之則止。正義曰武氏億經讀考異近讀從已字絕句案孔曰云云是當以也字爲句已爲止又作一讀今案近讀義勝。注興周道於東方故曰東周。正義曰費在周東故曰東方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注孔曰不見侮慢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注孔曰應事疾則多成功惠則足以使人正義曰任謂任事也國語晉語箕鄭曰信於令則時無廢功信於事則民從事有業卽此義也惠者仁也謂以仁心行仁政也書皋陶謨云安民則惠黎民懷之民懷其上故足使之也趙氏佑溫故錄惠順也此康誥惠不惠之惠仁者待人務順乎人情凡有所使皆量其長而不苛所短予以佚而常體其勞是之謂惠此義亦通。注不見侮慢。正義曰鄭注云不致人侮慢之言卽僞孔所本皇疏引江熙曰自敬者人亦敬己也。注應事疾則多成

功。正義曰：說文敏疾也管子形勢云朝忘其事夕失其功是言治事當敏疾也焦氏循補疏僖四年公羊傳注生事有漸故敏則有功徐彥疏云敏審也言舉事敏審則有成功矣是敏之義爲審僖二十三年左傳辟不敏也注云敏猶審也卅三年左傳禮成而加之以敏注云敏審當於事亦以敏爲審周官師氏二曰敏德注云敏德仁義順時者也當其可之謂時順時則審當之謂也案焦從何義亦通

佛肸召子欲往注孔曰晉大夫趙簡子之邑宰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注孔曰不入其國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佛肸皇本作胇肸唐石經作佛肸古今人表作茀肸茀胇三字音近通借五經文字云肸肸上說文下隸省史記孔子世家佛肸爲中牟宰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畔使人召孔子云云是中牟爲范中行邑佛肸是范中行之臣於時爲中牟宰而趙簡子伐之故佛肸即據中牟以畔也左哀五年傳夏趙鞅伐衞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

此即簡子伐中牟之事然則佛肸之召孔子當在哀五年無疑矣翟氏灝考異云簡子挾晉侯以攻范中行佛肸爲范中行家邑宰因簡子致伐距之于晉爲畔于范中行猶爲義也且聖人神能知幾范中行滅則三分晉地之勢成三分晉地之勢成則大夫自爲諸侯之禍起其爲不善較佛肸孰大小哉子路見未及此但知守其常訓聖人雖有見焉卻難以前知之幾爲門弟子語也故但以堅白恒理答之案翟說太深反失聖意蓋聖人視斯人之徒莫非吾與而思有以治之故於公山佛肸皆有欲往之意且其時天下失政久矣諸侯畔天子大夫畔諸侯少加長下凌上相沿成習恬不爲怪若必欲棄之而不與易則滔滔皆是天下安得復治故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明以無道之故而始欲仕也且以仲弓子路冉有皆仕季氏夫季氏非所謂竊國者乎而何以異於畔乎子路身仕季氏而不欲夫子赴公山佛肸之召其謹守師訓則固以親於其身爲不善君子不入二語而已而豈知夫子用世之心與行道之義固均未爲失哉中牟者邑名王氏塗四書地理攷洪氏亮吉曰管子云築五鹿中牟鄴者三城相接也五鹿今直隸大名府元城縣鄴今河南彰德府安陽縣是中牟在當時與五鹿鄴相接矣韓非子晉平公問趙武曰中牟三

國之股肱邯鄲之肩髀邯鄲即今直隸廣平府邯鄲縣是中牟在當時又與邯鄲咫尺矣臣瓚引汲郡古文云齊師伐趙東鄙圍中牟趙時已都邯鄲是中牟又在邯鄲之東矣戰國策昔者趙氏襲[illegible]魏主身披甲底劍挑趙索戰邯鄲之中騖河山之間亂衛得是藉也亦收餘甲而北面殘剛平之險中牟之郭是中牟又在衛之北境矣太平寰宇記湯水在湯陰縣北源出縣西牟山去縣三十五里元豐九域志亦云湯陰縣有牟山戰國策舊注云中牟在相州湯陰縣史記佛肸為中牟宰索隱云此河北之中牟蓋在漢陽西漢陽蓋濮陽之誤今湯陰縣正在濮州西也張守節史記正義亦云湯陰縣西五十八里有牟山蓋中牟邑在此山側則中牟在湯陰無疑也今湯陰去安陽不五十里去邯鄲元城亦不出一二百里益信管子韓非子所云相接云肩髀無一字妄設也春秋傳晉車千乘在中牟中牟人欲伐之哀五年趙鞅伐衛圍中牟杜預以滎陽中牟為迂而疑其回遠裴駰集解又以中牟非自衛適晉之次不知春秋傳之中牟即今湯陰中牟也晉在衛之西北今湯陰縣正在滑縣等西北爲衛入晉必由之道若河南之中牟漢雖立為縣而其名實未嘗見於經傳班固地理志于河南郡中牟縣注云趙獻侯自耿徙此則以鄭之中牟為

趙之中牟雖偶有未檢然殊非小失矣左傳正義以爲中牟在河北不復知其處而又引臣瓚云中牟當在漯水之上史記集解引瓚說溫水又作漯水則又未知何據也漯案定九年衛侯將如五氏過中牟五氏在今邯鄲縣西南蓋衛侯自今開州至邯鄲而路由湯陰是時中牟屬晉至哀五年趙鞅伐衛圍中牟則中牟屬衛矣豈因佛肸之叛地人于衛與若臣瓚之說引作溫水或引作漯水疑當爲湯水之譌也案洪說甚核全氏祖望經史問答莊氏述祖別記畧同如之何者之者是也謂佛肸也言佛肸已畔已雖往如彼不善何也。注晉大夫趙簡子之邑宰。正義曰佛肸是范中行邑宰見孔子世家此當出安國舊義今此孔注以爲趙簡子邑宰與彼文不合其僞顯然

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

注孔曰磷薄也涅可以染皁言至堅者磨之而不薄至白者染之於涅而不黑喻君子雖在濁亂濁亂不能污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注匏瓠也言匏瓜得繫一處者

不食故也吾自食物當東西南北不得如不食之物繫滯一處

正義曰：不曰堅乎句上皇本有曰字緇史世家作淄新語道基篇論衡問孔篇文選座右銘注亦作淄阮氏元校勘記淄緇古字通後漢后妃紀恩隆好合遂忘淄蠹以淄爲緇漢州輔碑所謂摩而不鄰涅而不緇者摩與磨同鄰當磷之段借校勘記及翟氏灝考異桂氏馥羣經義證馮氏登府異文攷證引漢費鳳別碑涅而不滓廷尉仲定碑泥而不宰校尉熊君碑泥而不滓藏據史記屈賈列傳有云皭然泥而不滓者也後漢書隗囂傳賢者泥而不滓與三碑略同皆是涅而不緇異文書洪範疏引荀子白沙在涅與之俱黑大戴禮曾子制言篇涅作泥是涅泥二字通用之證鄭注云我非匏瓜焉能繫而不食者冀往仕而得祿也此非經旨。注磷薄也涅可以染皁。正義曰廣雅釋詁磷禣也王氏念孫疏證考工記鮑人雖敝不甐鄭注云甐故書或作鄰鄭司農云鄰讀爲磨而不磷之磷甐鄰並通禣經傳皆通作薄方言涅化也燕朝鮮洌水之間曰涅說文涅黑土在水中也是涅乃黑土用以染物故方言以涅訓化漢書敘傳引此文顏注涅污泥丸可以染皁以污泥當黑土解之誤也焦氏循補疏孔謂可以

染皁者淮南齊俗訓云素之質白染之以涅則黑俶眞訓
云今以涅染緇則黑于涅高誘注云涅礬石也西山經女
牀之山其陰多石涅郭注云卽礬石也楚人名爲涅石秦
人名爲羽涅也神農本草經礬石一名羽碮碮卽涅也其
可以染皁蓋指今之皁礬○注匏瓠至一處○正義曰詩
匏有苦葉傳匏謂之瓠說文匏瓠也一物二名言匏瓜者
匏亦瓜類也詩傳又云瓠葉苦不可食也陸機詩疏謂匏
葉先甘後苦王氏念孫廣雅疏證謂瓠有甘苦二種瓠甘
者葉亦甘瓠苦者葉亦苦甘者可食苦者不可食又引北
方農人謂瓠之甘者次年或變爲苦以陸氏先甘後苦之
說爲非如王之言是此云不可食者謂匏瓜之苦者也魯
語云苦匏不材於人共濟而已韋昭云材讀若裁也不裁
於人言不可食也是也匏瓜以不食得繫滯一處王槃登
樓賦懼匏瓜之空懸畏井渫之不食空懸卽謂懸繫也韋
昭解晉語共濟謂佩匏可以渡水自是釋彼文宜然或遂
後以解論語謂繫卽繫以渡水則已有用於人於取譬之
旨不合矣皇疏又載一通云匏瓜星名也言人有材智宜
佐時理務爲人所用豈得如匏瓜繫天而不可食耶黃震
日鈔云臨川應抑之天文圖有匏瓜星其下注引論語正
指星而言蓋星有匏瓜之名徒繫於天而不可食止與雜

南有箕不可簸揚維北有斗不可挹酒漿同義今案匏瓜星名見史記天官書此義亦通吾自食物者言吾當如可食之物與匏瓜異也當東西南北者言人當志在四方也檀弓引夫子云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注六言六蔽者謂下六事仁知信直勇剛也對曰未也居吾語女注孔曰子路起對故使還坐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注孔曰仁者愛物不知所以裁之則愚蕩無所適守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注孔曰父子不知相爲隱之輩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注孔曰狂妄抵觸人

正義曰六言六蔽是古成語夫子以其義問子路也廣雅釋詁蔽障也荀子解蔽注蔽言不能通明滯于一隅如有物壅蔽之也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人之血氣心知本乎陰陽五行

者性也如血氣資飲食以養其化也即爲我之血氣非復
所飲食之物矣心知之資於問學其自得之也亦然以血
氣言昔者弱而今者強是血氣之得其養也以心知言昔
者狹小而今者質大昔者闇昧而今者明察是心知之得
其養也故日雖愚必明案六言皆心知之善而不好學皆
有所蔽故苟子勸學云君子博學而參省乎己則知明而
行無過矣即謂學能祛蔽也管氏同紀闕大人之所以言
不必信者惟其爲學而知義所在也荀好信不好學則惟
知重然諾而不明事理之是非謹厚者則砥砥爲小人苟
又挾以剛勇之氣必如周漢刺客游俠輕身殉人扞文網
而犯公義自聖賢觀之非賊而何哉案前篇云直而無禮
則絞下章云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與此言好直好勇之
蔽同蓋禮義皆須學以成也皇本由下無也字居上有曰
字○注子路起對故使還坐○正義月凡尊長問己己將
答之皆起離席以中敬也對畢就坐若未畢尊長命之坐
則坐○注仁者至適守○正義曰仁者不好學則不知裁
度或至愛無差等也知者不好學多姿自用不能據德依
仁故無所適守○注狂姿抵觸人○正義曰說文抵側擧
也觸狃也狃與抵同剛者性
獷直其言行多抵觸人也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注】包曰：小子，門人也。詩可以興，【注】孔曰：興，引譬連類。可以觀，【注】鄭曰：觀風俗之盛衰。可以羣，【注】孔曰：羣居相切磋。可以怨，【注】孔曰：怨刺上政。邇之事父，遠之事君，【注】孔曰：邇，近也。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正義曰：學詩可以事父事君者，荀子言詩故而不切，其依違諷諫，不指切事情，故言者無罪，聞者足戒。詩序言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者，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明詩教有益，故學之可事父事君也。焦氏循毛詩補疏序：夫詩溫柔敦厚者也，不質直言之，而比興言之，不言理而言情，不務勝人而務感人。自理道之說起，人各挾其是非，以遲其血氣，激濁揚清，本非謬戾，而言不本於情性，則聽者厭倦，至於傾軋之不已，而忿毒之相尋，以同爲黨，即以比爲爭，甚而假宮闕廟祀儲貳之名，動輒千百人哭於朝門，自鳴忠孝，以激其君之怨，害及其身，禍於其國，全失乎所以事君父之道。余讀明史，每歎詩教之亡，莫此爲甚。案焦說甚通。說文：鳥，長尾禽總名也。爾雅釋鳥云：二足而羽

謂之禽四足而毛謂之獸鳥獸草木所以貴多識者人飲食之宜醫藥之備必當識別匪可姿施故知其名然後能知其形知其性爾雅於鳥獸草木皆專篇釋之而神農本草亦詳言其性之所宜用可知博物之學儒者所甚重矣〇注興引譬連類〇正義曰周官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注賦之言鋪直鋪陳今之政敎善惡比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以言之興見今之美嫌於媚諛取善事以喻勸之鄭司農云比者比方於物也興者託事於物案先鄭解比興就物言後鄭就事言互相足也賦比之義皆包於興故夫子止言興毛詩傳言興百十有六而不及賦比亦此意也此注言引譬者謂譬喻於物也學記云不學博依不能安詩注博依廣譬喻也卽此引譬之義也言連類者意中衆有賦比也〇注觀風俗之盛衰〇正義曰謂學詩可論世也詩序云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世治亂不同音亦隨異故學詩可以觀風俗而知其盛衰若吳季札觀樂最著也〇注羣居相切磋〇正義曰焦氏循補疏案詩之敎溫柔敦厚學之則輕薄嫉忌之習消故可以羣居相切磋〇注怨刺上政〇正義曰鄭注云怨謂刺上政此僞孔所本廣雅釋詁譏諫怨也誅刺同凡君親

有過諫之不從不能無怨孟子所謂親親之義也然必知比興之道引譬連類而不傷於徑直故言易入而過可改也

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注】馬曰周南召南國風之始樂得淑女以配君子三綱之首王教之端故人而不為如向牆而立

正義曰皇本召作邵周南召南者謂周公召公分郟所得南國之詩也不主一國故總繫焉二南之詩用於鄉人用於邦國當時鄉樂未廢故夫子令伯魚習之依其義說以循行之故稱為也竊又意二南皆言夫婦之道為王化之始故君子反身必先修諸己而後可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漢書匡衡傳謂室家之道修則天下之理得即此義也時或伯魚授室故夫子特舉二南以訓之與○注周南至而立○正義曰二南亦是國風以列在前故言國風之始淑女謂大姒君子謂文王也闗睢序云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闗睢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注言此者見二南多言德化之所及其致治之本則在闗睢故舉淑女配君子以為言也三綱者謂君臣父

子夫婦也後漢荀爽傳臣聞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有禮義有禮義備則人知所厝矣夫婦人倫之始王化之端故文王作易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恒毛詩關雎傳亦云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是夫婦爲三綱之首王教之端也向牆而立者訓正爲向與正南面之正同向牆面之而立言不可行也孟子謂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漢匡衡傳謂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梱內並此意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 注 鄭曰玉圭璋之屬帛束帛之屬言禮非但崇此玉帛而已所貴者乃貴其安上治民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注 馬曰樂之所貴者移風易俗非謂鐘鼓而已

正義曰說文鐘樂鐘也秋分之音物種成白虎通五行篇鐘者動也言陽氣於黃泉之下動養萬物也皇本鐘作鍾鍾者酒器經傳二文多通用荀子大略篇聘禮志曰幣厚則傷德財侈則殄禮禮云禮云玉帛

云乎哉是言禮不重玉帛也漢書禮樂志樂以治內而爲同禮以修外而爲異同則和親異則畏敬畏敬之意難見則著之於享獻辭受登降跪拜和親之說難形則發之於詩歌詠言鐘石笙並蓋嘉其敬意而不及其財貨美其歡心而不流其聲音故孔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此禮之本也案此謂敬爲禮本和爲樂本也禮記仲尼燕居云師爾以爲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爲必行綴兆興羽籥作鐘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亦與此章義相發皇疏引繆播曰玉帛禮之用非禮之本鐘鼓者樂之器非樂之主假玉帛以達禮禮達則玉帛可忘借鍾鼓以顯樂樂顯則鍾鼓可遺以禮假玉帛於求禮非深乎禮者也以樂託鍾鼓於求樂非通乎樂者也○注玉圭至治民○正義曰周官典瑞云琢圭璋璧琮以頫聘圭以聘君璋以聘夫人璧琮以享皆瑞玉也注偏舉圭璋故云屬以兼之說文帛繒也鄭注尚書云帛所以薦玉也聘禮釋幣制玄纁束注云凡物十曰束玄纁之率玄居三纁居二朝貢禮云制丈八尺疏云制謂舒之長短雜記云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然則每卷二丈若作制幣者每卷丈八尺爲制合卷爲匹也胡氏培翬正義謂雜記是言昏禮納徵束

帛用二丈取成數其他禮幣皆以一丈八尺爲節也案帛亦言屬者據聘禮束帛之外又有錦紡鄭此注意兼有之也孝經廣要道章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此鄭所本○注樂之至而已○正義曰孝經云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亦馬所本鄭注云言樂不但崇此鐘鼓而已所貴者貴其移風易俗也與馬畧同

子曰色厲而內荏注孔曰荏柔也謂外自矜厲而內柔佞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注孔曰爲人如此此猶小人之有盜心穿穿壁窬窬牆

正義曰說苑修文篇顓孫子莫曰去爾外厲曾子曰外厲者必內折內折與內荏同義釋文穿踰本又作窬此誤依孔義改經文作踰陸所見本已然也先伯父五河君經義說畧儒行篳門圭竇鄭注圭竇門旁窬也穿牆爲之釋文圭窬說文云穿木戶也郭璞三蒼解詁云門旁小窬也此則鄭本作竇陸本作窬玉篇引禮記及左傳並作圭窬今左傳亦作圭竇是知窬與竇通說文竇空也窬下曰一曰空中也窬是穿木戶亦取空中之義故凡物之取於空中者皆得爲窬淮南氾論訓古者爲窬木方版以爲舟航高誘曰窬空

也是也窬與㢕同孟康漢書注曰東南謂鑿木空中如曹曰㢕是也此穿窬猶言穿戶與牏牆之踰不同孟子穿窬亦此解謹案臧氏庸拜經日記畧同漢書胡建傳黃帝李法曰壁壘已定穿窬不繇路是謂姦人姦人者殺此在軍律尤嚴也○注荏柔也○正義曰漢書翟方進傳引此文應劭注荏屈橈也詩巧言荏染柔木毛傳荏染柔意也說文集弱貌集與荏同廣雅釋詁恁弱也○注穿穿壁窬窬牆○正義曰說文穿通也從牙在穴中壁卽牆也云窬窬牆者謂窬卽踰之叚借孔注本亦是窬字不作踰也或謂僞孔亦解窬爲空則與穿壁義複孔意不如是也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注］周曰所至之鄉輒原其人情而爲意以待之是賊亂德也一曰鄉向也古字同謂人不能剛毅而見人輒原其趣嚮容媚而合之言此所以賊德也

正義曰孟子盡心篇云孟子答萬章問引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此孟子述所聞語較詳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曰何以是嘐嘐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踽踽涼涼

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閹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此孟子言鄉原異於狂獧也萬子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孔子以為德之賊何哉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眾皆說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趙岐注萬章言人皆以為原善所至亦謂之善人是趙訓原為善前篇倜而不愿鄭注愿善也原與愿同中論考僞篇鄉原無殺人之罪而仲尼深惡之字直作愿與趙訓同矣一鄉皆稱善而其忠信廉潔皆是假託故足以亂德所謂色取仁而行違者也子貢問鄉人皆好夫子以為未可亦是恐如鄉原者在其中也○注所至至德也○正義曰注前讀鄉加字後讀鄉與向同其解原字並謂原人之情與孟子不合蓋未然也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注馬曰聞之於道路則傳而說之

正義曰此為聞於大道不知審擇者戒也荀子大略篇君子疑則不言未問則不立道遠日益矣楊倞注未嘗

學問不敢立爲論議所謂不知爲不知也爲道久遠自日有所益不必道聽塗說也○注聞之於道路則傳而說之○正義曰皇疏云記問之學不足以爲人師師人必當温故而知新研精久習然後乃可爲人傳說耳若聽之於道路道路乃即爲人傳說必多謬妄所以爲有德者所棄也亦自棄其德也案注傳說而說之即言說之說釋文於塗說無音於注說之音悅此不可解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注孔曰言不可與事君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注患得之患不能得之楚俗言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注鄭曰無所不至者言其邪媚無所不爲正義曰釋文與哉本或作無哉得之失之之者是也謂祿位也鄙夫患不得祿位則有貨緣干進之術既得而又患失則益思固其祿位而不敢正言直諫以取媚人主招權納賄以深病民漢書朱雲傳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亾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亡所不至者也又後漢李法傳

法上疏諫坐失旨免爲庶人還鄉里人問其不合上意之由法未嘗應對固問之法曰鄙夫可與事君乎哉苟患失之之無所不至正以已無患失之心遂上疏諫致罷免耳是與鄙夫異也若然禮雜記云旣得之而又失之君子恥之與鄙夫所患同者君子恥不稱其位而失之與鄙夫思固其位之志殊也先伯父五河君經義說略曰自色厲而內荏至鄙夫凡四章語意大畧相同皆言中不足而外有餘蓋貌爲有德則色厲而陰實小人故內荏貌爲好學則道聽而中無所守故塗說是故居則爲鄉愿出則爲鄙夫欺世盜名之徒其害可勝言哉○注言不可與事君○正義曰注以與爲我與之也王氏引之經傳釋詞解此文云與猶以也下文患得患失皆言鄙夫所以不可事君之故非謂不可與鄙夫事君也顏師古匡謬正俗曰孔子曰鄙夫可以事君也與哉李善注文選東京賦曰論語曰鄙夫不可以事君變與言以正與經旨相合○注患得之者患不能得之楚俗言○正義曰藏氏琳經義雜記古人之言多氣急而文簡如論語其未得之也患得之以得爲不得猶尙書以可爲不可焦氏循補疏古人文法有急緩不顯顯也此緩讀也公羊傳如勿與而已矣何休注云如即不如也齊人語也此急讀也以得爲不得猶以如爲不如何云

楚俗語孔子魯人何爲效楚言也今案荀子子道篇孔子曰小人者其未得也則憂不得既已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也潛夫論愛日篇孔子病夫未得之也患不得之又毛氏奇齡賸言引家語患弗得之皆以訓詁增成其義韓愈王承福傳其賢於患不得之而患失之以濟其生之欲者亦此意沈作喆寓簡據王承福傳訓古本必如是此未達古人立文之法○注無所不至者言其邪媚無所不爲○正義曰鹽鐵論語俳篇君子疾鄙夫之不可與事君患其聽從而無所不至也聽從者無所臣正但知保其祿位故必至邪媚無所不爲也後漢李法傳注引此注注邪媚上多謟佞二字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注包曰言古者民疾與今時異古之狂也肆注包曰肆極意敢言今之狂也蕩注孔曰蕩無所據古之矜也廉注馬曰有廉隅今之矜也忿戾注孔曰惡理多怒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正義曰朱子集注云氣失其平則爲疾故氣稟之偏者亦謂之疾昔所謂疾今亦亾之傷俗之益衰也鄭注云魯讀廉爲貶今從古陳氏鱣古訓曰貶自貶損也釋名云廉自斂也貶廉義同案陳說固是然廉字義勝故鄭從古宋氏翔鳳發微云狂也矜也愚也皆氣質之偏古所謂疾也有肆以救狂有廉以救矜有直以救愚是不失爲古之疾也蕩則失其所謂狂忿戾則失其所謂矜詐則失其所謂愚此古但爲人疾而今遂至於死亾人情日變風俗日漓聖人所爲明禮樂以救之與○注肆極意敢言○正義曰孟子盡心下言狂者云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趙岐注嘐嘐志大言大者也重言古之人欲慕之也志大言大卽此注所云極意敢言也○注蕩無所據○正義曰據卽據於德之據無所據則自放禮法之外若原壤者也○注有廉隅○正義曰說文廉仄也仄與側同漢書賈誼傳廉遠地則堂高注廉側隅也荀子不苟篇廉而不劌注廉稜也義俱相近○注惡理多怒○正義曰注以惡理訓戾多怒訓忿說文戾曲也字林戾乖戾也乖戾則多違理故注云惡理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注孔曰朱正色紫間色之好者惡其邪

好而奪正色。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注】包曰：鄭聲，淫聲之哀者。惡其奪雅樂。惡利口之覆邦家者。【注】孔曰：利口之人多言少實，苟能說媚時君，傾覆國家。

正義曰：皇本者作也。孟子盡心下引孔子此言：惡莠恐其亂苗也，要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較此文爲詳，而總之云惡似而非者。趙岐注：似眞而非眞者，孔子之所惡也。○注「朱正」至「正色」。○正義曰：說文云：朱，赤心木。趙岐孟子注亦云：朱，赤也。儀禮士冠禮注：凡染絳，一入謂之緅，再入謂之頳，三入謂之纁，朱則四入與。朱爲正色者，考工記畫繢之事，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赤是朱，居南方之正，故爲正色也。紫爲間色者，鄉黨皇疏引穎子嚴云：北方水，水色黑，水剋火，火色赤，以黑加赤，故爲紫，紫爲北方間也。釋名釋采帛：紫，疵也，非正色也，五色之疵瑕以惑人者也。是紫爲間色，以黑加赤，稍有赤，故與朱亂也。云間色之好者，以時尙紫，知色好也。困學紀聞：周衰，諸侯服紫。玉藻云：玄冠紫緌，自魯桓公始。管子云：齊桓公好服紫衣，齊人尙之，五素易一紫。皆周衰之制也。江

氏永鄉黨圖考又引渾良夫紫衣僭君服是當時好服紫矣夫子以紫奪朱惡之非謂其間色也若他間色紅綠碧纔之類皆得用之○注利口至國家○正義曰鄭注云疾時利口多言少實也此僞孔所襲中但務爲說媚而已中論覈辨篇且利口者心足以見小數言足以盡巧辭給足以應切問難足以斷俗疑然而好說而不倦諜諜如也夫類族辨物之士者寡而愚闇不達之人者多孰知其非乎此其所以無用而不見慶也至賤而不見遺也先王之法析言破律亂名改作者殺之行僻而堅言僞而辨記醜而博順非而澤者亦殺之爲其疑衆惑民而潰亂至道也孔子曰巧言亂德惡似而非者也

子曰予欲無言注言之爲益少故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正義曰皇疏引王弼曰子欲無言蓋欲明本舉本統末而示物於極者也夫立言垂教將以通性而弊至於湮寄旨傳辭將以正邪而勢至於繁既求道中不可勝御是以修本廢言則天而行化案夫子本以身教恐弟子

徒以言求之故欲無言以發弟子之悟也詩云日月報我不述毛傳述循也言弟子無所遵行也鄭注云魯讀天爲夫今從古鄭以四時行百物生皆說天不當作夫故定從古翟氏灝考異謂兩句宜有別上句從魯論爲勝說也四時行者謂春夏秋冬四時相運行也春秋繁露四時之副篇天之道春暖以生夏暑以養秋清以殺冬寒以藏暖暑清寒異氣而同功皆天之所以成歲也又人副天數篇春生夏長百物以興秋殺冬收百物以藏是百物之生隨四時爲興藏也詩文王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載者事也天不言而事成故無聲無臭也禮哀公問篇孔子云無爲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苟子天論篇列星隨旋日月遞炤四時代御陰陽大化風雨博施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不見其事而見其功夫是之謂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無形夫是之謂天案聖人法天故大易咸取爲象夫子易傳特發明之故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其教人也亦以身作則故有威可畏有儀可象亦如天道之自然循行望之而可知儀之而可得固不必諄諄然有話言矣○注言之爲諠少○正義曰夫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故恐徒言之則爲諠少

也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注】孺悲魯人也孔子不欲見故辭之以疾爲其將命者不知己故歌令將命者悟所以令孺悲思之正義曰釋文孺字亦作孺此俗體禮雜記云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是孺悲實親學聖門而孔子不見之者此欲見是始來見尚未受學時也儀禮士相見禮疏謂孺悲不由紹介故孔子辭以疾此義當出鄭注御覽四百二引韓詩外傳云子路曰聞之於夫子士不中間見女無媒而嫁者非君子之行也注云中間謂介紹也禮少儀云聞始見君子者辭曰某固願聞名於將命者不得階主此少者見尊長之禮當有介紹聘義所謂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是也鄭注又云將命傳辭者此指主人之介傳主人辭者也戶室戶也古人燕居在室中即見賓亦然取瑟而歌謂取瑟鼓之而復倚聲以歌也皇本辭下有之字○注爲其至思之○正義曰不知己邢本脫知字

已誤已此從皇本補正將命者悟知其非疾必亦告之孺悲令孺悲自思其失禮而改之也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

注馬曰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一年之中鑽火各異木故曰改火也

正義曰三年喪期鄭君以爲二十七月王肅以爲二十五月儀禮士虞禮云朞而小祥又朞而大祥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注中猶間也與大祥間一月自喪至此凡二十七月胡氏培翬正義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大祥二十七月而禫猶期之喪十三月而大祥十五月而禫皆與大祥間一月也檀弓曰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祥而縞謂二十五月也是月禫二十七月也徙月樂二十八月也戴德喪服變除禮云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白虎通云二十七月而禫通祭宗廟去喪之殺也自

王肅誤讀祥而縞是月禫之文以禫亦在二十五月祥禫同月又以士虞禮中月而禫爲月中而禫謂在祥月之中與鄭異說非也案二十五月之說見禮三年問及公羊閔二年傳或彼文止據大祥爲再期未數禫月也梁氏玉繩瞥記問二年吉禘于莊公傳云譏始不三年也文二年公子遂如齊納幣傳云譏喪娶也蓋亂衰禮廢三年之喪久已不行論語宰我問三年喪疏引繆協謂宰我思啟憤於夫子以戒將來義在屈已明道此解極確與齊宣王欲短喪不同案詩素冠序刺不能三年也檜爲鄭武公所滅此詩當作於平王之世又公羊哀五年經秋九月癸酉齊侯處臼卒六年傳秋七月除景公之喪是三年之喪當時久不行故滕文公問孟子定爲三年之喪而父兄百官皆不欲且云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魯先君則文公以來之謂也然檀弓言子夏閔子騫皆三年喪畢見於夫子是聖門之徒皆能行之宰我親聞聖教又善爲說辭故舉時人欲定親喪爲期之意以待斥於夫子其謂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此亦古成語謂人久不爲禮樂則致崩壞非爲居喪者言而當時短喪者或據爲口實故宰我亦直述其語不爲諱隱也期已久矣期讀如其釋文云期音基下同一本作其一本是也

其已久矣謂三年太久史記弟子列傳作不已久乎可證也下文期可已矣方讀如基與期已久矣之期文同義異盧氏文弨攷證反疑其爲朞之誤非也說文云穀續也百穀之總名沒盡也鄭注云升成也言舊穀已盡新穀已成明期是周歲天道將復始也燧者左文十年傳命夙駕戰燧杜注燧取火者禮內則事佩有木燧金燧鄭注木燧鑽火也金燧可取火於日考工記輈人鑒燧之齊鄭注鑒燧取水火於日月之器也此卽金燧與木燧名同世本云造火者燧人因以爲名也周氏柄中典故辨正鑽燧之法書傳不載揭子宣璇璣遺述云如榆剛取心一段爲鑽柳剛取心方尺爲盤中鑿眼鑽頭大旁開寸許用繩力牽如車鑽則火星飛爆出竇薄煤成火矣此卽莊子所謂木與木相摩則燃者古人鑽燧之法意亦如此今案揭說頗近理若然則春取榆柳者正用兩木一爲鑽一爲燧也其果杏桑柘意亦然矣徐氏頲改火解改火之典昉於上古行於三代迄於漢廢於魏晉以後復於隋而仍廢尸子曰燧人上觀星辰察五木以爲火故曰昉於上古也周監二代周人禮司爟行火之政令故曰行於三代也漢武帝時別置火令丞中興省之然續漢志曰冬至鑽燧改火故曰迄於漢隋王劭以改火之義近代廢絕引東晉時有以雒

陽火渡江者世世事之非見紐於魏晉後乎隋文從劭請而復之然其後不見踵行者蓋覷爲具文而已故曰復於隋而仍廢者也案周官司爟云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管子禁藏篇鑽燧易火所以去茲毒也蓋四時之火各有所宜若春用楡柳至夏仍用楡柳便有毒人易以生疾故須改火以去茲毒卽是以救疾也。注周書至火也。正義曰周書月令篇今亾漢書藝文志周書七十一篇劉向云周時誥誓號令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周禮司爟疏引鄭此注周書曰云云與馬注同漢人皆見周書則隋書經籍志繫之汲冢謂與竹書並出晉世誤也先鄭司爟注引鄹子同亦本周書楡柳棗杏桑柘柞楢槐檀皆木名說文柘桑也疑柘是桑之屬又說文樜下云樜木出發鳩山而北山經發鳩之山其上多柘木則樜柘通也此木今不知所指鄭詩箋云柞櫟也櫟今之皁斗陸璣引三蒼棫卽柞也爾雅釋木棫白桵郭注以爲小木叢生二說各異然高誘注淮南時則訓云木不出火惟櫟爲然則以柞爲棫近之矣說文楢柔木也工官以爲耎輪郭注中山經又云楢剛木也中車材段氏玉裁說文注謂此木堅韌故剛柔異稱而同實是也皇疏云楡柳色青春是木木色青故春用楡柳也棗杏色赤夏是火火色赤故夏用棗杏也桑柘色黃

季夏是土土色黃故季夏用桑柘也柞楢色白秋是金金色白故秋用柞楢也槐檀色黑冬是水水色黑故冬用槐檀也案淮南時則訓春爨其燧火夏秋爨柘燧火冬爨松燧火此與周書不同又天文訓云冬至甲子受制木用事火烟青七十二日戊子受制土用事火烟黃七十二日庚子受制金用事火烟白七十二日丙子受制火用事火烟赤七十二日壬子受制水用事火烟黑七十二日其次土先於金金先於火周氏柄中以董子繁露證之木令後當次火火令後當次土今文錯誤其說甚確管子幼官篇又云春以羽獸之火爨夏以毛蟲之火爨秋以介蟲之火爨冬以鱗蟲之火爨中央以倮蟲之火爨周氏柄中云月令春其蟲鱗夏其蟲羽秋其蟲毛冬其蟲介蓋冬至後改春火春其蟲鱗而時則猶冬也故曰冬以鱗獸之火爨其賞木用事乃春火也由此推之春改夏火夏其蟲羽故曰春以羽獸之火爨夏改秋火秋其蟲毛故曰夏以毛獸之火爨秋改冬火其蟲介故曰秋以介蟲之火爨月令以四時之正言管子以改火之始言故異耳

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

故不爲也今女安則爲之(注)孔曰旨美也責其無仁恩於親故再言女安則爲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注)馬曰子生未三歲爲父母所懷抱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注)孔曰自天子達於庶人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注)孔曰言子之於父母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而予也有三年之愛乎

正義曰說文稻稌也別二名北方以稻爲穀之貴者故居喪不食之也儀禮喪服傳言居喪既虞食疏食水飲既練始食菜果飯素食練者小祥之祭鄭彼注云疏猶麤也素猶故也謂復平生時食也程氏瑤田疏食素食說云疏食者稷食也不食稻粱黍也素食鄭云復平生時食謂黍稷也賤者食稷然豐年亦得食黍若稻粱二者據聘禮公食大夫禮皆加饌非平生常食居喪更何忍食故夫子斥宰我曰食夫稻于女安乎是雖既練飯素食亦必不食稻粱宜止於黍稷也詩碩人箋錦文

衣也終南傳錦衣采色也錦是有文采之衣謂凡刺祭服
以帛爲之者也檜詩刺不能三年而云庶見素冠素衣素
冠練冠也禮檀弓云練練衣黃裏縓緣間傳云期而小祥
練冠縓緣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注云麻衣十五升布深
衣也謂之麻者純用布無采飾也陳氏與毛詩疏小祥大
祥皆用麻衣大祥之麻衣縞冠也小祥之麻衣配練冠是
末終喪皆服麻衣無采飾則不得衣錦可知皇本稻下錦
下有也字汝安則爲之句上有日字說文甘美也詩多言
旨酒此文食旨兼凡飲食言之喪大記云祥而食肉謂大
祥也間傳云期而大祥有醯醬有醯醬者明始得食肉也
又云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
者先食乾肉則自小祥後但得食菜果飯素食而醯醬食
肉必待至大祥之後飲醴酒必待至禫之後則小祥後不
得食旨明矣喪大記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樂作
矣故也檀弓云祥之日鼓素琴則自大祥之前不與於樂
故曲禮云居喪不言樂是也居處謂居常時之處也問傳
云父母之喪居倚廬寢苫枕塊不說絰帶既虞卒哭柱楣
翦屏芐翦不納期而小祥居堊室寢有席又期而大祥居
復寢中月而禫禫而牀喪服傳言既虞寢有席與間傳言
寢有席在小祥之後稍異又喪服傳言既練舍外寢注云

舍外寢於中門之外所謂堊室也則鄭以喪服傳與間傳合也又喪大記既練居堊室既祥黝堊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復寢在禫後與間傳在大祥後又稍異以理衡之當以大記爲備也禮問喪云夫悲哀在中故形變於外也痛疾在心故口不甘味身不安美也孝經喪親章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慼之情也不仁者言不愛父母是不仁也故又曰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言無有也大戴禮盛德篇凡不孝生於不仁愛也不仁愛生於喪祭之禮不明喪祭之禮所以教仁愛也致愛故能致喪祭卽此義也漢石經於其父母下無乎字當讀脫○注自美也○正義曰說文同○注子生未三歲爲父母所懷抱○正義曰說文褱俠也袌褱也今字作懷作抱皆叚借字蓼莪詩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注自天子達於庶人○正義曰禮三年問引論語此文通喪作達喪注達謂自天子至於庶人此孔所本禮中庸云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注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正義曰詩蓼莪文注引此者見三年之喪亦是思報德也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注馬曰爲其無所據樂善

生淫欲**不有博弈者乎為之猶賢乎已**正義曰孟子告子篇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思者思理義也無所用心則於理義皆不知思其不說學可知者難者言難以成德也孟子告子篇今夫弈之為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是博弈皆用心也賢者勝也已者止也博弈之人知用其心若作他事當亦用心故覩無所用心者為勝也荀子脩身篇偷儒憚事無廉恥而嗜乎飲食則可謂惡少者矣偷儒憚事即無所用心之人也博者說文簙局戲也六箸十二棊也方言簙謂之蔽或謂之箘秦晉之間謂之簙吳楚之間或謂之蔽或謂之箭裏或謂之簙毒或謂之夗專或謂之璧璞或謂之棊衞與博同荀子大略篇六貳之博楊倞注六貳之博即六博也王逸注楚辭云投六箸行六棊故曰六博今之博局亦二六相對也西京雜記許博昌善陸博法用六箸以竹為之長六分或用二箸列子說符篇釋文引六博經云博二人相對坐向局局分為十二道兩頭當中名為水用棊十二枚法六白六黑又用魚二枚置於水中其鄉采以瓊為之二名牽魚每牽一魚獲二籌翻一魚獲三籌若已牽兩魚而不勝者名曰被翻雙魚彼家獲六籌為大勝也弈者說文云弈圍棊也文選博弈論注引邯

郢消藝經曰棊局縱橫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棊子各一百五十枚焦氏循孟子正義博蓋即今之雙陸弈爲圍棊以其局同用板平承於下則皆謂之枰以其同行於枰皆謂之棊上高而銳如箭亦如箸今雙陸棊俗謂之鎚尚可攷見其狀故有箭箸之名今雙陸枰上亦有水門其法古今有不同如弈古用二百八十九道今則用三百六十一道亦其例也蓋弈但行棊博以擲采而後行棊後人不行棊而專擲采遂稱擲采爲博博與弈益遠矣。注爲其無所據樂善生淫欲。正義曰不用心則無所據依以爲樂善旣不樂善則自生淫欲魯語敬姜曰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爲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正義曰尚上義同故二文並用義以爲上者言以義勇爲上也禮聘義云有行之謂有義有義之謂勇敢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能以立義也所貴於立義者貴其有行也所貴於有行者貴其行禮也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敢行禮義也故勇敢強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

事則用之於戰勝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順治外無敵內順治此之謂盛德故聖王之貴勇敢强有力如此也勇敢强有力而不用之於禮義戰勝而用之於爭鬬則謂之亂人刑罰行於國所誅者亂人也又荀子之榮辱篇爲事利爭貨財無辭讓果敢而振猛貪而戾恈恈然惟利之見是賈盜之勇二文並可證此章之義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注包曰好稱說人之惡所以爲惡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注孔曰訕謗毀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注馬曰窒窒塞也

正義曰皇本子貢下有問字漢石經作君子有惡乎子曰有案亦是承上之辭此句上無所承自不當有亦字陳氏鱣古訓曰亦子曰有有者與檀弓曾子曰有有句法同又漢石經惡居下而訕上者無流字惠氏棟九經古義云當因子張篇惡居下流涉彼而誤鹽鐵論大夫曰文學居下而訕上漢書朱雲傳小臣居下訕上是漢以前無流字陳氏鱣古訓云四經比丘尼經音義引亦無流字馮氏登府異文攷證云白六帖兩引俱無流字案皇疏云又憎惡爲人臣下而毀謗

其君上者也刑疏云謂人居下位而謗毀在上並無流字今經文有流字後人據譏本加也少儀疏引此文雖有流字亦後人所增蔡邕楊賜碑惟我下流二三小臣此自稱爲讓辭非本論語此文鄭注云魯讀室爲室今從古馮氏登府異文孜證說文室實也集韻室實也義本通古二宇亦相假周州敦銘乎乎家室韓勑碑層城庫室漢書功臣表有稱簡侯室中同史記作室皆其證也馬氏應潮曰室有室義太玄經曰斧竹爲管室戾爲侯虞翻注室室也案室窒音義俱近故魯論作室鄭以窒義較顯故從古注稱好稱說人之惡所以爲惡○正義曰君于隱惡楊善故稱說人惡爲君于惡也○注訕謗毀○正義曰說文訕譎也一切經音義五引蒼頡訓誹毀也禮少儀云爲人臣下者有訕而無訕孔疏謂道說君之過惡○注窒窒塞也○正義曰注當云窒實也衍一室字說文窒塞也塞隔也戴氏堅注云不通恕道室塞於事廣雅釋詁窒怪很也王氏念孫疏證王篇怪惡性也論語惡果敢而窒者窒與怪通言很戾也馬融訓窒爲塞失之下文云痓惡也義與怪相近案王說亦備一義其斥馬注爲失誤也

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徼以爲知者注孔曰徼抄也抄人之意以爲己

有惡不孫以爲勇者惡訐以爲直者注包曰訐謂攻發人之陰私

正義曰曰賜也亦有惡乎皇本乎作也以此語屬子貢邢疏同文選西征賦注引子貢曰賜也亦有惡乎尤可證釋文徼鄭本作絞古卯反中論覈辨篇孔子曰小人毁訾以爲辨絞急以爲智不遜以爲勇斯乃聖人所惡中論此文誤以此節爲夫子語毁訾以爲辨卽許以爲直之義絞急與鄭本作絞字同阮氏元校勘記曰敫聲交辭古音同部故得通借案左成十四年傳引詩彼交匪徼漢書五行志引左傳彼交作匪徼亦交敫二聲旁通之證絞急者謂於事急迫自炫其能以爲知也中論此文可補鄭義馮氏登府異文攷證禮記隱義云齊以相絞許爲棹箸論語言絞以爲知又云許以爲直絞許連文正齊魯之方言鄭氏北海人其注三禮多齊言故於齊古魯參校之時不從古而從魯也案鄭作絞不知何論必如隱義之說亦是齊論而馮君以爲從魯殊屬聽測惡不遜以爲勇者言本無勇叚不遜以爲勇也荀子脩身篇加惕悍而不順險賊而不弟焉則可謂不詳少者矣卽此文之意○注徼抄也抄人之意以爲已有○正義曰說文徼循也循順行也漢書言中尉徼循京師引中爲凡遮取之義故注訓

抄說文鈔叉取也無抄字一切經音義二引字書抄掠也
又引通俗文遮取謂之抄掠音義又云古文抄剿二形桼
曲禮毋剿說注剿猶擥也謂取人之說以爲己說與此注
意同○注訐謂攻發人之陰私○正義曰釋文引說文云
訐面相斥是訐爲攻發也陰私人
所諱言而面相攻發以爲已直也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正義曰此
爲有家國者戒也養猶待也左傳二十四年傳女德無極
婦怨無終杜注婦女之志近之則不知止足遠之則忿怨
無已即此難養之意易家人九三云家人嗃嗃悔厲吉婦
子嘻嘻終吝象傳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此即不孫之象故初九云閑有家言當敎之於始也六二
云无攸遂在中饋貞吉言婦人惟酒食之議故能順以巽
也師上六云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小人即此篇
上章所指鄉原鄙夫之屬皇本怨上有有字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 注 鄭曰年在不惑而爲人
所惡終無善行 正義曰漢石經年卌見惡焉卌从兩廿即
四十字之併漢碑多如此作○注年在至

善行○正義曰皇疏云人年未四十則德行猶進當時雖未能善猶望可改若年四十在不惑之時猶爲衆人其所見憎惡者則當終其一生無復有善理案曾子立事篇三十四十之閒而無藝卽無藝矣五十而不以善聞則無聞矣七十而無德雖有微過亦可以勉矣孔氏廣森補注勉當爲免言不足責並言人年至壯老無所成德譏論之也

合肥蒯光藻校刊

論語正義卷二十一

恭冕述

微子第十八　集解

凡十四章　正義曰此篇實止十一章疑四爲一誤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　注　馬曰微箕二國名子爵也微子紂之庶兄箕子比干紂之諸父微子見紂無道早去之箕子佯狂爲奴比干以諫見殺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注　仁者愛人三人行異而同稱仁以其俱在憂亂寧民

正義曰微箕皆有封國還仕王朝爲卿士至此諫紂俱不聽微子乃去其位行遯於外箕子以佯狂去位爲紂奴也史記宋微子世家周武王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於是武王乃

釋微子復其位如故復其位者復其微子之位也及武庚
滅乃改封國於宋爲宋公又宋世家言武王封箕子於朝
鮮而不臣是二子後皆別封此仍言微箕者從故爵也舊
時說者謂微子去之是去殷如周與載籍無一合者抑亦
妄矣朱氏彬經傳攷證此章止敘比干之諫一似微箕兩
賢初無一言之悟主者不知非也微箕之諫已貫於比干
之諫之中特文勢蟬聯而下使人不覺耳宋世家曰紂旣
立不明淫亂於政微子數諫紂不聽及祖伊以西伯昌之
修德滅凡懼禍至以告紂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是何
能爲于是微子度紂不可諫欲死之及出未能自決乃問
于太師少師于是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又曰紂爲
淫泆箕子諫不聽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人臣諫不聽
而去是彰君之惡而自說于民吾不忍爲也乃被髮佯狂
而爲奴又曰王子比干見箕子諫不聽而爲奴則曰君有
過而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乃直言諫紂由此觀之微箕
非不諫也特比干被禍尤烈耳○注微箕至見殺○正義
曰微箕皆殷時封國孔氏書疏引鄭玄說以爲俱在圻內
也杜預春秋釋例僖六年微東平壽張縣西北有微鄉微
子家水經濟水注濟水又北逕微鄉東春秋莊公二十八
年經書冬築郿京相璠曰公羊傳謂之微東平壽張縣西

北三十里有故微鄉魯邑也杜預曰有微子冢西北去朝歌尙在圻內寰宇記云博州聊城縣有微子城博州今東昌府治聊城爲附郭首邑與壽張毗連故兩邑皆言有微地實則壽張是也閻氏若璩釋地謂今潞安府潞城縣東北十五里有微子城此據明一統志不足信也左僖三十三年經晉人敗狄于箕注太原陽邑縣南有箕城閻氏釋地謂在今山西遼州榆社縣東南三十里而彙纂謂在太谷縣東南三十五里是榆社縣西亦一邑兩載皆在圻內但未知孰是又左傳秦入我河曲焚我箕郜江氏永春秋地理考實謂今山西隰州蒲縣東北有箕城當郇其地然去朝歌甚遠必非箕子所封邑也比干未有封國孟子稱王子比干疑比干卽其名或字也路史謂唐之比陽有比水卽比干國其說不知何本考比陽於漢地志屬南陽郡非在圻內路史誤也白虎通爵篇子者孳也孳孳無已也殷爵三等謂公侯伯也此得有子者鄭君王制注異畿內不謂之子是也微子名啟箕子名無考莊子大宗師若孤不偕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司馬彪注以胥餘爲箕子名尸子亦云箕子胥餘漆身爲厲被髮佯狂胥餘並承箕子之下則彪說亦可信也左定九年傳陽虎曰微子啟帝乙之元子也呂氏春秋仲冬紀紂之母生微子

啟與仲衍其時猶尙爲妾已而爲妻而生紂史記殷本紀
帝乙長子曰微子啟啟母賤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后辛
爲嗣帝乙崩子辛立是爲帝辛天下謂之紂宋世家微子
開者殷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庶兄者謂微子生時
其母未爲后則微子是帝乙庶子卽是紂之庶兄此馬注
意亦然也孟子告子篇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
子啟王子比干又以微比皆紂諸父說比干者無異辭而
微子爲諸父則比孟子微一言翟氏灝考異引陸象山說從
孟子則以箕子稱微子曰王子與比干稱謂同或其行輩
亦同姚氏經說牧誓言播棄王父母弟不迪苟有庶兄
播棄不迪其罪不甚于王父母弟乎而武王乃不言之乎
吾是以知惟孟子之言信也宋世家又云箕子者紂親戚
也不言爲何行輩服虔杜預以爲紂庶兄而王肅以爲紂
諸父與馬爲此注同高誘注淮南主術爲紂庶兄而注呂氏
春秋必已離謂過理等篇皆爲紂諸父傳聞各異未知孰
是殷本紀云紂愈淫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太師少
師謀遂去比干曰爲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迺强諫紂紂
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箕子懼乃詳狂
爲奴紂又因之此紀先敘微子次比干箕子此馬注本之
遂以微子爲早去也宋世家云箕子諫不聽乃被髮佯狂

而爲奴王子比干見箕子諫不聽而爲奴乃直言諫紂紂怒乃遂殺王子比干於是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則又先箕子次比干次微子與殷紀敘述不同韓詩外傳紂作炮烙之刑王子比干曰主暴不諫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也見過卽諫不用卽死忠之至也遂諫三日不去紂四殺之又云比干諫而死箕子曰知不用而言愚也殺身以彰君之惡不忠也遂被髮佯狂而去此傳先比干次箕子與殷紀同與宋世家異而不言微子去之在何時竊以微子事當從宋世家以宋人所載必得實也若箕比先後宜闕疑爲佯狂者佯僞也廣雅釋詁猩癡也後漢陳忠傳注狂易謂狂而易性也爲奴者周官司厲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槀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齔者皆不爲奴鄭注謂坐爲盜賊而爲奴者輸于罪隸此據漢法以況爲盜賊之罰其實凡有罪皆得輸入故甘誓言奴戮汝也箕子是有爵雖有罪不得爲奴故必佯狂而後得以没入先鄭司厲注云箕子爲之奴罪隸之奴也是也御覽四百十九引鄭注云此三人紂同姓大臣微子知紂惡而去之箕子比干不忍去故或爲奴或見殺詩邶栢舟疏引鄭注又云箕子比干不忍去皆是同姓之臣有親屬之恩君雖無道不忍去之也然君臣義合道終不行雖同姓有去之

理故微子去之與箕子比干同稱三仁案白虎通五行篇親屬臣諫不相去何法法木枝葉不相離也何休公羊莊九年注禮公子無去國道也是同姓之臣無去理然微子實處不得不去之勢故鄭君復言同姓有去理以明之也○注仁者至盛民○正義曰憂亂者憂君亂也憂亂盛民皆是愛人故爲仁也○中論智行篇微子介於石不終日箕子內難而能正其志比干諫而剖心君子以微子爲上箕子次之比干爲下故春秋大夫見殺皆譏其不能以智自免也案微子之去在箕比事後彼見二子及已諫不行故聽太師少師之勸然後去也以智許之必非微子所願而比干以忠愛受奇禍復從而奪之亦太近刻然則夫子之次三子或如胡炳文四書通謂先易者後難者也以爲上下之次殆未然矣

皇本此注作馬曰

柳下惠爲士師(注)孔曰士師典獄之官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注)孔曰苟直道以事人所至之國俱當復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正義曰鄭注云黜退也案說文黜貶下也三黜仍爲此官故先言爲士師明非改官也柳下被黜不去卽是降志辱身之事然不爲枉道故孟子稱爲聖之和又言不以三公易其介也戰國燕策燕王喜謝樂毅書曰昔者柳下惠吏于魯三黜而不去或謂之曰可以去柳下惠曰苟與人之異惡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乎寧于故國耳與此文略同○注士師典獄之官○正義曰鄭亦有此注孔所襲也周官士師下大夫四人鄭注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此官王朝得有下大夫若侯國不過以中下士爲之故孟子言柳下惠不卑小官也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閒待之注孔曰魯三卿季氏爲上卿孟氏爲下卿不用事言待之以二者之閒**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注以聖道難成故云吾老不能用

正義曰待孔子史記孔子世家作止孔子謂商所以安止之也世家云魯昭公奔於齊頃之魯亂孔子適齊景公問政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他日又復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節財景公說欲

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云云後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閒待之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其專在孔子三十五歲之後四十二歲之前景公欲以尼谿封孔子晏嬰雖沮之而公猶欲待之以季孟之閒是公意猶未忌也邪疏云景公言我待孔子以上卿之位則不能以其有田氏專政故也又不可使其位卑若魯孟氏故將待之以季孟二者之閒案左氏傳劉康公曰叔孫之位不若季孟又叔孫僑如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二文皆言季孟全氏祖望問答謂以權勢稱之故四分公室舍中軍則季氏將左師孟氏將右師而叔孫氏自爲軍是三桓之勢季一孟二不可壓守下卿之說而輕之其說甚確若然則康公所言叔孫位不若孟者亦是明其權重假位說之非其實也此文季孟之閒專是言位周氏炳中典故辨正謂季孟之閒明明在季之下孟之上卽謂將以叔孫氏待孔子亦無不可周氏之言尤洽經旨景公雖欲待孔子而終不果行後又訖於吾老而不能用孔子所以去齊而反魯也待孔子與吾老之言非在一時故論語用兩曰字別之○注魯三至之閒○正義曰昭四年左傳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司

徒上卿也司空下卿也哀二年經書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此正魯三卿之位次但孟氏雖居下卿而權重於叔氏故當時多言季孟○此注謂孟不用事誤○注以聖道難成故云吾老不能用○正義曰世家晏嬰曰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若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是晏嬰以聖道難成故景公聞而止尼谿之封其後以吾老不能用辭孔子亦由晏嬰前言或沮之也左襄二十五年傳叔孫宣伯之在齊也叔孫還納其女于靈公嬖生景公宣伯在齊爲魯成十六年至景公之生當在成十七八年計其卽位時已二十七八歲至孔子因魯亂適齊則在景公三十一年後故閻氏若璩釋地謂孔子在齊爲景公三十三年時年已六十故稱老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注桓子季孫斯也使定公受齊之女樂君臣相與觀之廢朝禮三日孔子行

正義曰釋文歸如字鄭作饋案後漢蔡邕傳注文選鄒陽上書注並引作饋用鄭本也江氏永鄉黨圖考按世家歸女樂去魯

適衛皆欲於定公十四年非也定十三年夏有築蛇淵圃大蒐比蒲皆非時勞民之事使夫子在位而聽其行之則何以爲夫子考十二諸侯年表及衛世家皆於靈公三十八年書孔子來祿之如魯衛靈三十八當魯定十三蓋女樂事在十二十三冬春之間去魯實在十三年春魯郊嘗在春故經不書當以衛世家爲正○往桓子至三日○正義曰孔子世家孔子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爲先并矣盍致地焉犂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師己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師己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己以實告桓子喟然歎曰夫子

罪我以羣婢故也夫此僞孔所本韓非內儲說言齊景公以女樂六遺哀公此紀事之誤又言仲尼諫不聽去而之楚謂孔子諫女樂深合事情足補世家之闕案孟子言孔子於季桓子有見行可之仕世家亦言行乎季孫三月不違其任孔子甚專至將死命康子必反孔子此不得不謂不知孔子矣乃受齊女樂甘墮齊人術中而迫孔子以不得不行此當別有隱情或即惑於公伯繚之愬以夫子爲彊公弱私不利於己故孔子於女樂之受雖諫亦不聽也世家言孔子去魯適衞而韓非及檀弓皆言適楚亦傳聞各異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注）孔曰接輿楚人佯狂而來歌欲以感切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注）孔曰比孔子於鳳鳥鳳鳥待聖君乃見非孔子周行求合故曰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注）孔曰已往所行不可復諫止自今已來可追自止辟亂隱居已而已而

者言世亂已甚不可復治也再言之者傷之深也孔子下

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注包曰下下車

正義曰莊子人間世云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能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卻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此當似接輿歌原文論語節引之耳衰追已殆皆韻戴氏望論語注據莊子解此文云往往世諫正也言禍亂相尋已往不可以禮義正之來來世也言待來世之治猶可追耶明不可追殆疑也昭王欲以書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沮之故言今之從政者見疑也宋戴說是也孔子世家載子西之說云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爲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爲佐非楚之福也是子西以夫子得志不利於楚故疑之

也莊子云殆乎殆乎畫地而趨畫地卽指封書社之事冊以此見殆則殆訓疑至確也何德之衰此據邢本與世家同漢石經作何而德之衰也與莊子合如而古字通唐石經及皇本高麗本作何德之衰也又諫下追下漢石經及皇本高麗本並有也字鄭注云魯讀期斯已矣今之從政者殆今從古陳氏鱣古訓曰期時也言出處之道惟其時而已矣今之從政者殆是可已之時也此或得魯義鄭所以必從古者正據世家作已而已而又莊子亦云已乎已乎知古本爲近也又皇本辟作避不得與之言下有也字○注接輿至孔子○正義曰接輿楚人故稱楚狂莊子逍遙游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應帝王篇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云云又接輿曰云云此外若荀子堯問泰策楚辭史記多稱接輿故馮氏景解春集謂接是姓輿是名引齊稷下辨士接子作證皇甫謐高士傳陸通字接輿妄撰姓名殊不足據韓詩外傳稱楚狂接輿躬耕以食楚王使使者齎金百鎰顧請治河南接輿笑而不應乃與其妻偕隱變易姓字莫知所之觀此則接輿乃其未隱時所傳之姓字後人因孔子下解爲下車遂謂楚狂與夫子之輿相接而歌誤也秦策范雎曰箕子接輿漆身而爲厲被髮而陽狂無益於殷楚史記鄒陽傳上書曰箕子佯狂

接輿避世楚辭涉江云接輿髡首髡首如仲雍之斷髮漆身髡首皆佯狂之行故此注言接輿佯狂也感切猶感動○注已往至治也○正義曰注以往者來者指孔子與莊子不合陳氏與論語孔注辨偽序云已止也止所止息也此卽教孔子避亂隱居之意訓解云云與下句今之從政殆義重複偽也宋陳說是也以魯讀證之益見○注下下車○正義曰注以下爲下車則前云歌而過當謂過夫子車前也鄭注云下堂出門也與包異者鄭以莊子言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是夫子在門內非在車上故以下爲下堂也前篇下而飲拜下皆不言堂與此同高士傳前用莊子遊其門之文及此復從包氏以爲下車不免自相矛盾

長沮桀溺耦而耕使子路問津焉注鄭曰長沮桀溺隱者也耜廣五寸二耜爲耦津濟渡處正義曰金履祥集注考證說長沮傑溺名皆從水子路問津一時何自識其姓名諒以其物色名之如荷蕢晨門荷蓧丈人之類蓋二人耕於田其一人長而沮洳一人桀然高大而塗足因以名之案金說亦甚有理漢婁壽碑榮且溺之耦耕且卽怚省史記世家敘此事於孔子去

葉反蔡之時則爲哀公六年孔子年六十四也水經濦水注方城山水東流注濦水故地理志曰南陽葉方城邑西有黃城山是長沮桀溺耦耕之所有東流水則子路問津處寰宇記略同未知其說所本而近時山東通志又謂魚臺縣桀溺里在縣北三十里相傳爲子路問津處其地乃濟水經流之地有問津亭碑載夫子適陳蔡有渡有橋有衢俱以問津名考魚臺爲魯棠邑夫子時非去魯何緣於此問渡地里書多難徵信若此世家云孔子㠯隱者使子路問津焉論衡知實篇謂孔子使子路問津欲觀隱者之採此或古論家說然求意太深反失事實○注耜廣至渡處○正義曰耜廣五寸二耜爲耦考工匠人文說文耜作梠云臿也臿者耒之別名三蒼云耜耒頭鐵也京房易繫辭傳注耜耒下耓也訓義梠同匠人注古者耜一金兩人併發之今之耜岐頭兩金象古之耦也鄭意古耜一金一人併發之若兩人二耜併發則謂之耦說文耦耒廣五寸爲伐二伐爲耦伐與發同許所偁亦古制也匠人疏云二人雖並發一尺之地未必並頭共發知者孔子使子路問津於長沮長沮不對又問桀溺若並頭共發不應別問桀溺明前後不並可知雖有前後其畝自得一尺不假要並也案漢書食貨志后稷始甽田㠯二耜爲耦廣尺深尺曰甽

長終畮一畮三甽一夫三百甽而播種於甽中此文下云耰爲覆種則耦耕爲播種於甽中矣津濟渡處者說文津水渡也水經河水注自黃河泛舟而渡者皆爲津也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注馬曰言數周流自知津處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注孔曰滔滔周流之貌言當今天下治亂同空舍此適彼故曰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注士有辟人之法有辟世之法長沮桀溺謂孔子爲士從辟人之法已之爲士則從辟世之法耰而不輟注鄭曰耰覆種也輟止也覆種不止不以津告正義曰皇疏云執輿猶執

鬱也子路初在車上卽爲御御者執轡今既下車而往問
津渡則廢轡與孔子也漢石經輿作車誰下有子字曰是
下無也字曰字皇本誰下有子字曰是上有對字釋文云
孔子之徒一本作子是今作孔丘之徒與世家作子孔丘
之徒與又滔滔釋文引鄭本作悠悠世家載此文正作悠
悠僞孔注本亦同陳氏鱣古訓曰後漢書朱穆傳悠悠者
皆是其可稱乎亦本此洪氏頤煊讀書叢錄文選賛生論
夫悠悠者既以未效不求李善引此文當作悠悠今本作
滔滔後人所改案鹽鐵論大論篇言孔子云悠悠者皆是
皆同鄭本當是古論集解從魯論作滔滔也又漢書班固
敍傳固作幽通賦曰溺招路以從己兮謂孔氏猶未可安
慆慆而不萉兮卒隕身乎世禍鄧展曰慆慆者亂貌也萉
避也師古曰論語稱桀溺曰慆慆者天下皆是也此引論
語作慆亦由所見本異舀聲古音在蕭幽部故與悠通誰
以易之誰謂當時諸侯也以與也易治也言當時諸侯皆
無賢者孔子得誰與治之耶且而之而謂子路也顏師古
敍傳注云避人之士謂孔子避世之士溺自謂也耰而不
輟漢石經作櫌不輟說文引亦作櫌五經文字曰櫌音憂
見論語集韻耰或從耒然則作耰乃或體字○注滔滔至
易之○正義曰盧氏文弨釋文攷證史記世家集解引此

注滔滔作悠悠又文選四十九干令升晉紀總論悠悠風塵注所引孔注亦同是古論作悠悠鄭孔皆同何晏依魯論作滔滔釆孔注而改之妄甚今案悠悠訓周流疑與詩淇水滺滺同卽澈之或體水回旋周流皆是此水喻當世之亂同也注云治亂同者連言耳空舍此適彼言彼此皆同不必以此易彼也說似可通但與下句上不與易義不協○注士有至之法○正義曰注以兩從字爲孔子及沮弼所從非謂子路從於語意不合○注耰覆種也輟止也○正義曰說文耰摩田器是耰本器名用以摩田而此云覆種者徐鍇說文繫傳云謂布後以此器摩之使土開發處復合以覆種也是也江氏永羣經補義或疑播種之後不可摩摩則種不固然沮溺耦耕時卽耰耰國語云深耕而疾耰之孟子亦曰麰麥播種而耰之是耰在播種之後問請北方農人曰播種之後以土覆是摩而平之使種入土鳥不能啄也案齊民要術耕荒畢以鐵齒鎒鏃再徧杷之漫擲黍穄勞亦再徧勞與耰一音之轉輟止者爾雅釋詁輟已也已止同訓

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注）爲其不達己意而便非己也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注）

孔曰隱於山林是同羣吾自當與此天下人同羣安能去人從鳥獸居乎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注）言凡天下有道者丘皆不與易也己大而人小故也

正義曰子路行以告漢石經及史記世家並無行字今皇邢本皆有行字阮氏元校勘記謂因丈人章誤衍是也夫子憮然漢石經無夫字又皇本羣下有也字○注爲其不達己意而便非己也○正義曰三蒼云憮然失意貌也孟子滕文公上夷子憮然趙注憮然者猶悵然也焦氏循正義說文憮一曰不動爾雅釋言云憮撫也廣雅釋詁旣訓撫爲安又訓撫爲定安定皆不動之義蓋夫子聞子路述沮溺之言寂然不動久而乃有鳥獸不可同羣之言此夷之聞徐辟述孟子之言寂然不動久而乃有命之之言案焦說與三蒼義合蓋人失意每致寂然不動如有所失然也沮溺不達己意而妄非己故夫子有此容○注隱於至居乎○正義曰山林是鳥獸所居人隱居山林是與鳥獸同羣也人與人同羣故當相人偶也言辟人辟世法皆非也○注言凡至故也○正義曰皇本作孔注其申注云言凡我道雖不行於天下天下有道者而我

道皆不至與彼易之是我道大彼道小故也案注意謂天下卽有道某亦不以治民之大道易彼隱避之小道也於義殊曲故不從之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注包曰丈人老人也蓧竹器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注包曰丈人云不勤勞四體不分植五穀誰爲夫子而索之耶植其杖而芸注孔曰植倚也除草曰芸子路拱而立注未知所以答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注孔曰子路反至其家丈人出行不在

正義曰從而後者謂從夫子行而在後也釋文云蓧本又作條又作莜盧氏文弨攷證說文莜從條省聲論語曰以杖荷莜是莜爲正字論語

本與說文合條乃條枚字於六書爲段借今作蓧不省皇
本作蓧誤四體者趙岐孟子注家體者四枝股肱也五穀之者
禾黍稷稻麥也說五穀者多氏此從程微瑤田說定之鄭
注云分猶理謂理治也宋翔鳳舜草云王制百故之
分鄭注分或爲糞五穀不說讀如同人糞亦之冀必
先冀穫而後五穀可治氏平讀略體於義穮通朱氏
彬經傳攷證宋呂本中樾當議四並不勤二語荷蓧
丈人自謂其說得之平分說曰字哉語詞不勤也
不分分也引詩徒御不雜兩不不置不難受福勤那
諸傳爲據亦是也其議薇庖不盈作植惠氏棟九不古
義案商頌那詩置我軌紫又石云曰正置云金經云
植壁或圭鄭注植植古俞大云說者植義同說滕曰
植或字穫從置今耒依穀漢然兩二金字注謂文古
置字作謂古云爲置也箋植經段玉滕說文植云
丈人者來至以則訓杖穀字之不田氏栽置謂注此
從漢行經作田爲必如者箋用置用植杖者孔文也杖
之比石用莜置田說拄也借春則竊爲所云子杖置正
作置然是段芸段經未杖地後莜芸以此文植爲見
說文亦作芸字石能呂氏也秋異作穫耘是或體俱新
書容經固頤正視平肩正背臂如抱鼓足閒二寸端面攝

文損除苗閒穢也段氏玉裁注小雅毛傳曰耘除草也食
耘田必扶杖乃能用足則植杖正所以耘猶云拄杖也說
植者立也故有倚訓謂依倚之也江氏永羣經補義今人
答子路非以責子路也〇注植倚也除草曰芸〇正義曰
穀不分為自述其不邊暇邈之義故不能知孰為夫子以
耶〇正義曰宋氏翔鳳發微云詳包意亦以四體不勤五
杖荷蓧植杖而芸及說文莜字蓧字之證〇注丈人至之
下手持一杖以足蹋草入泥中名曰脚蹬是可為論語以
氏杰曰今南昌人耘田用一具形如提梁芻加索綱於足
說文蓧旨足陽夷草從穴從殳春秋傳曰發夷蘊崇之丁
云竹器者草竹一類也皇本經注皆作蓧即本此注誤改
此荷蓧丈人為齒尊異也說文莜蓘田器其字從草此注
鄭注丈之言長能以法度長於人彼稱丈人為位尊者與
以為老而杖於人故稱丈人此說不兒附會易師丈人吉
曰淮南脩務訓注丈人長老之稱與此注合至道應訓注
之貫者所以敬禮客也〇注丈人老人也蓧竹器〇正義
飯也黍禾屬而黏者其不黏者別名穈穄用以作飯蓋食
之衆子路聞丈人言知其賢者禮異之也為黍者治黍為
同植弓孔子與門人立拱玉藻臣侍於君垂拱垂即微磬
纓端股磬足體不搖肘曰經立因以微磬曰共立共與拱

貨志云苗生三葉以上稍耨壠草因隤其土以附苗根比成壠盡而根深能風與旱此古者耔耘爲一事也謂苗初生之始也既成以後仍有莠及童蓈生乎其間則又以槈薅之薅者拔田草也亦謂之耘今案用薅芸草亦在既成以後吾鄉農人云田宜多芸不獨除草且茂苗也○注子路反至其家丈人出行不在○正義曰注以丈人偶出行不遇非知子路復來而避之也

子路曰注鄭曰留言以語丈人之二子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注孔曰言女知父子相養不可廢反可廢君臣之義邪欲潔其身而亂大倫注包曰倫道理也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注包曰言君子之仕所以行君臣之義不必自己道得行孔子道不見用自己知之

正義曰義者宜也君子成己所以成物故士必宜仕仕即是義亦即是道不仕則無君臣之義是爲亂倫亂之爲言猶廢也夫子栖栖不

己知其不可而猶爲之亦是冀行其道而已道行而君臣之倫以盡道不行而君臣之倫終未嘗一日敢廢故孟子言孔子三月無君皇皇如也明雖知道不行猶不敢忘仕也長幼之節謂前見二子有兄弟之節文也注以父子相養言之非矣漢石經君臣之禮如之何其廢之也皇本作如之何其可廢也絜阮據宋本作絜道之不行皇本行下有也字釋文己音紀一音以盧氏文弨攷證曰音以是○注倫道理也○正義曰說文倫一曰道也又訓理者謂文理也凡論倫字皆訓理其證也○注不必至知之○正義曰注讀己知之己爲紀己道不行則望人行之故曰不必自己道得行明人行之與己同也此說稍曲

逸民注逸民者節行超逸也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注包曰此七人皆逸民之賢者正義曰說文佚佚民也從人失聲段氏玉裁注謂論語逸民許作佚民佚正字逸段借字孟子曰遺佚而不怨案下篇舉逸民亦用段字顏師古漢書律厤志注逸民謂有德而隱處者此虞仲後雖爲君柳下惠亦爲士師要自其初皆爲民也左僖五年傳宮之奇曰太

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史記周本紀古公有長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又云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及昌乃二人亡如荊蠻文身斷髮以讓季歷吳太伯世家太伯之犇荊蠻荊蠻義之立爲吳太伯太伯卒無子弟仲雍立是爲吳仲雍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墟是爲虞仲列爲諸侯案本紀以虞仲爲太伯弟世家以仲雍爲太伯弟虞仲則仲雍曾孫周章之弟說似不同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謂仲雍亦名虞仲是虞仲有兩人漢書地理志周太王長子太伯次曰仲雍少曰公季公季有聖子昌欲傳國焉太伯仲雍辭行采藥遂奔荊楚故孔子美而稱曰太伯可謂至悳也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淸廢中權師古曰虞仲卽仲雍也志又云太伯卒仲雍立至曾孫周章而武王克殷因而封之又封周章弟中于河北是爲北吳後世謂之虞師古曰中讀曰仲班志此文亦以周有兩虞仲虞吳通用如騶虞亦作騶吾之比仲雍稱吳仲雍故或稱虞仲志引論語隱居放言則指逃竄荊蠻之事兩虞仲本皆爲吳仲故稱周章之弟爲北吳對周章爲南吳也後世稱北吳爲虞者亦以兩吳不能分別故取同音異字而爲虞矣仲雍亦稱虞者此又因音同而假之其本字

則爲吳也虞仲在夷齊前而先夷齊者重德也若孟子稱伯夷在伊尹前矣○注逸民者節行超逸也○正義曰後漢書逸民傳敘蓋錄其絕塵不及與此注義同○注此七人皆逸民之賢者○正義曰虞仲注不知何指尸子云夷逸者夷詭諸之裔或勸其仕曰吾譬則牛寧服軛以耕於野不忍被繡入廟而爲犧禮雜記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此夷逸少連二人事可考者朱張見漢書古今人表論語釋文云朱張並如字衆家亦爲人姓名王弼注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案荀子非相篇非十二子篇儒效篇以仲尼子弓並言楊倞注以子弓爲仲弓則是夫子弟子豈得厠於古賢之列而曰我異於是且子弓之即爲朱張亦別無一據則王說未可信也竊以朱張行事當夫子時已失傳故下文論列諸賢不及朱張而但存其姓名於逸民之列蓋其愼也又釋文引鄭作侏張云音陟留反宋氏翔鳳過庭錄文選劉琨答盧諶書自頃輈張注曰輈張驚攫之貌也揚雄國三老箴負乘覆餗姦宄侏張輈與侏古字通此鄭本作侏張知非人姓名矣故鄭注作者七人注獨不與夷逸朱張郝氏敬曰朱張朱當作譸書譸張爲幻即陽狂也曰逸民曰夷逸曰朱張三者品其目夷齊仲惠連五者舉

其人也此說當得鄭義臧氏庸拜經日記略同今案鄭義不著或如宋臧所測然夷逸明見尸子柳下惠爲陽狂於義求之似爲非也漢地志說仲雍之事引謂虞仲夷逸本此文連言師古以爲竄於蠻夷而遁逸其義或與鄭同要未必得班本旨也七人爲逸民之賢者是解逸民爲隱逸不謂超逸也此集解前後失撿處

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注鄭曰言其直已之心不入庸君之朝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注孔曰但能言應倫理行應思慮如此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注包曰放置也不復言世務身中清廢中權注馬曰清純潔也遭世亂自廢棄以免患合於權也

正義曰孟子公孫丑篇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是即

伯夷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之事也舉伯夷則叔齊可知又云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爲爾我爲我雖祖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是卽柳下惠降志辱身之事也論出處之節自以不降不辱爲優而夷齊亦失之過峻韓詩外傳謂夷齊爲礫仁又曰仁礫則其德不厚又曰礫仁雖下然聖人不廢者匡民隱括有在是中者也是知夷齊雖聖人所許亦聖人所不爲也惠連降志辱身出處之際似無足觀然中倫中慮言行如此實非枉道以殉人故夫子亦許之也虞仲夷逸亦是不降不辱故能中清中權而隱居放言於世亦寡所合但不及夷齊之行故逃逸民之目仲逸亞於夷齊論行事則夷齊與惠連爲最異故相次論之而後及虞仲夷逸也不辱其身皇本身下有者字其斯而已矣漢石經作其斯以乎謂虞仲夷逸漢石經作夷決身中淸世家身作行行與廢當是對文謂居位行道也此安國舊義也廢中權釋文引鄭作發云動貌案貌疑作也後漢隗囂傳方望曰動有功發中權此謂行事所發見也皇疏引江熙曰晦明以遠害發動中權也二文並作發與鄭本同當由齊魯文異江熙所云可補鄭義○注但能至

已矣○正義曰倫理者訓倫爲理也思慮者謂心所思慮於道也孟子以稱下惠爲和爲介又大戴衞將軍文子篇孝子慈幼允德秉義約貨去怨蓋稱下惠之行也是其言行有可稱也○注放置也不復言世務○正義曰放置見廣雅釋詁中庸云國無道其默足以容卽此注義後漢孔融傳跌蕩放言李賢注放縱也又荀韓鍾陳傳論漢自中世以下闇豎擅恣故俗遂以遁身矯潔放言爲高李賢注放肆其言不拘節制也論語曰隱居放言此解似勝包氏○注遭世亂自廢棄以免患合於權也○正義曰注以虞仲夷逸當亂世則廢仲似非仲雍疑指周章弟當紂世也

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注馬曰亦不必進亦不必退惟義所在

注亦不必進亦不必退惟義所在○正義曰進者可也退者不可也逸民或治則進亂則退或雖治亦退或雖亂亦進行各不同皆未適於大道惟夫子本從心之矩妙隱見之權進退俱視乎義義苟可進雖亂亦進義苟宜退雖治亦退孟子云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久謂久居其國速謂速去此孔子之行也孟子以孔子爲聖之時此注則以儀衡之義者宜也卽時也故易傳屢言時義也鄭注此云不爲夷齊

之淸不爲惠連之屈故曰異於是也案法言淵騫篇或問李仲元是夷惠之徒與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也後漢黃瓊傳李固引傳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可否卽可與不可也孟子云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君子卽孔子是謂孔子不爲夷惠也

大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注孔曰亞次也次飯樂師也摯干皆名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注包曰三飯四飯樂章名各異師繚缺皆名也鼓方叔入於河注包曰鼓擊鼓者方叔名入謂居其河內播鼗武入於漢注孔曰播搖也武名也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注孔曰魯哀公時禮壞樂崩樂人皆去陽襄皆名

正義曰太師摯等皆殷人則太師少師等官是殷制也周官有太師小師鼓人磬師又大司樂膳夫皆以樂侑食瞽矇眡瞭皆掌播鼗與此諸職尊卑同異未聞也亞飯三飯四飯者禮王制云天

子曰食舉樂公羊隱五年傳注魯詩傳曰天子食日舉樂白虎通禮樂篇王者食所以有樂何樂食天下之太平富積之饒也明天子至尊非功不食非德不飽故傳曰天子食時舉樂王者所以日四食者何明有四方之物食四時之功也王者平居中央制御四方平旦食少陽之始也晝食太陽之王也餔食少陰之始也暮食太陰之始也論語曰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諸侯三飯卿大夫再飯尊卑之差也案此班氏所說殷制當爲論語舊義周官膳夫云王齊日三舉則天子亦三飯又鄭注鄉黨云不時非朝夕日中時此通說大夫士之禮則周制天子至士皆三飯與殷異也又禮器曰禮有以少爲貴者天子一食諸侯再大夫士三注云謂告飽也既告飽則侑之乃更食凡三侑儀禮特牲是士禮有九飯少牢是大夫禮有十一飯故鄭注以諸侯十三飯天子十五飯皆因侑更食之數與論語亞飯三飯四飯之義不同而近之儒者若黃氏式三後案凌氏曙典故覈皆援之以釋論語謂初飯不侑始侑爲亞飯再侑爲三飯三侑爲四飯案亞飯諸義白虎通言之最晰舍可據之明文而別爲新義未爲得理且三侑不過須臾之頃何得更人更爲樂也漢書古今人表太師摯等同在智人之列其次在殷末周前顏師古注自

師摯已下八人皆紂時奔走分散而去又禮樂志云書序殷紂斷棄先祖之樂迺作淫聲用變亂正聲以說婦人樂官師瞽抱其器而奔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師古注論語云云此志所云及古今人表所敘皆謂是也云諸侯者追繫其地非爲當時已有國名又董仲舒傳對策曰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爲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師古注謂若鼓方叔播鼗武少師陽之屬也然則以太師摯等爲殷人董氏先有此義而班氏承之故其著白虎通義於亞飯三飯四飯卽據殷禮說之矣惟齊楚蔡秦皆周時國名世多以爲疑毛氏奇齡稽求篇辨之云周成王封熊繹于楚鬻孝王封非子爲附庸而邑之秦皆先名其地而後封之者國語文王諏于蔡原注蔡公殷臣樂記齊者三代之遺聲也則齊在夏殷已先有之案如毛說則齊蔡秦楚皆舊時國名周人因而名之如今府州縣多沿先朝之稱之比顏師古以爲追稱其地尚未然也毛氏又曰太師摯摯字是疵字其又云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此師摯是魯人與人表所記不同考周本紀太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而奔周疵與彊卽摯與陽兩音相近之名殷本紀亦云剖比干囚箕子殷之太師少師乃持其祭樂器奔周是也段氏玉

裁尚書撰異尚書微子篇父師少師史記作太師少師宋
世家於比干死之後云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則少師非
比干太師非箕子甚明殷本紀亦云微子與太師少師謀
去而比干剖心箕子爲奴殷之太師少師乃持其祭樂器
奔周周本紀又云云是則太師少師爲殷之樂官則太師
摯少師陽也摯卽疵陽卽彊音皆相近惟傳聞異辭則載
所如不一而其事則一此今文尚書說也今案段說則是
也上章逸民有夷齊爲殷末周初下章八士亦周初人則
此章太師摯等自爲殷末人竊以太師適齊少師入海皆
在奔周之前伯夷大公避紂居海濱後皆適周而大公仕
爲太師亦其類也鄭此注以爲周平王時人顏師古古今
人表注卽不取之案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太史公讀春秋
厤譜諜至周厲王曰師摯見之矣鄭或據此文以爲目及
見之則在厲王後歷宣幽而當平王矣不知年表所言師
摯卽泰伯篇之師摯當是魯之樂官與此太師摯爲殷人
異也且師摯與夫子同時以爲平王時亦非入於河皇本
作于下同漢石經人于海亦作于說文鞀鞀遼也從革召
聲鞉鞀或從兆聲鼗鞀或從鼓兆磬籀文鞀從殸召段氏
王裁注遼者謂遼遠必聞其聲也案此則今本作鼗卽鼗
之移寫釋文鼗亦作鞉皇本作鞀皆或體儀禮大射儀注

鼗如鼓而小有柄周官小師注鼗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
旁耳還自擊據爾雅釋樂大鼗謂之麻小者謂之料鼗有
大小鄭禮注據小者言之論語播鼗播爲搖亦小鼗矣○
注亞次也○正義曰爾雅釋言亞次也說文亞醜也賈侍
中說以爲次第也○注三飯四飯樂章名○正義曰包原
注句首當有亞飯二字集解刪之耳樂章名者謂與食之
樂取於亞飯三飯四飯爲章名也鄭注此云亞飯三飯四
飯皆舉食之樂與包義同○注播搖也○正義曰廣雅釋
言播搖也與此注同說文播一曰布也周官瞽矇掌播鼗
祝敔塤簫管絃歌注播謂發揚其音義皆相近○注魯哀
公時禮壞樂崩樂人皆去○正義曰孔此說無據顏師古
禮樂志注讓其未允是也史記禮書云仲尼沒後受業之
徒沈淪而不衆或適齊楚或入河海說者以子語魯太師
樂亞飯諸職即其所屬之官當時親聞樂於夫子故皆爲
受業之徒與孔氏哀公時之說相爲影響不知禮書所云
齊楚河海乃假論語以爲文而非謂太師諸人皆孔子弟
子也史公作弟子列傳詳載諸賢而不及師摯諸人此可
諡矣又或據孔子世家孔子學琴師襄子以爲即擊磬襄
閻氏若璩釋地說夫子在衛學琴師襄子則襄子自爲黨
人與論語曰襄者自別又且一琴一磬各爲樂師不得妄

有牽合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注】孔曰魯公周公之子伯禽封於魯施易也不以他人之親易己之親以用也怨不見聽用大故謂惡逆之事

正義曰不施漢石經同釋文作不弛施弛二字古多通用周官遂人注施讀爲弛可證也此文不施即不弛段借鄭注坊記云弛棄忘也以訓此文最當泰伯篇君子篤於親篤者厚也即不弛之義禮中庸云仁者人也親親爲大又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儀禮喪服傳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則諸父昆弟在始封國時當加恩也左昭十四年傳乃施邢侯晉語施邢侯氏孔晁注廢其族也此施亦當讀弛訓廢與鄭君棄忘之訓相近服虔注左傳云施猶劾也謂劾其罪也惠氏棟九經古義援以解此文謂不施爲隱其罪此似讀施如字亦待公族之道於義得通者也大臣謂三卿也不以謂不用其言也禮緇衣云子曰大臣不親百

姓不盜則忠敬不足而富貴已過也大臣不治而邇臣比
矣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又云君毋以小謀大
則大臣不怨蓋既用爲大臣當非不賢之人而以小臣閒
之則大臣必以不用爲怨矣魏志杜恕傳引怨何不以以
意屬文未足深據包氏愼言溫故錄以爲所見本異武氏
億羣經義證更謂何與呵通今本作乎卽呼嗟之義皆未
然也故舊者周官大宗伯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注云
王之故舊朋友爲世子時共在學者王制言大學之制云
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儉選
皆造焉此文故舊卽謂魯公共學之人荀非有大故當存
錄擇用之不得遺棄使失所也備者鄭注特牲禮云備盡
也人才知各有所宜小知者不可大受大受者不必小知
因器而使故無求備也漢書東方朔傳顏師古注士有百
行功過相除不可求備亦此義也大傳云聖人南面而聽
天下所且先者五民不與爲一曰治親二曰報功三曰舉
賢四曰使能五曰存愛以此五者爲先當是聖人初政之
治周公此訓略與之同故說者咸以此文爲伯禽就封周
公訓誠之詞當得實也○注魯公至之事○正義曰史記
魯周公世家武王彼殷徧封功臣同姓戚者封周公旦於
少昊之虛曲阜是爲魯公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武王旣

崩成王少周公乃踐祚代成王攝行政當國於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又云周公卒子伯禽固己前受封是爲魯公據此文是周公封魯則爲魯公祇以周公身仕王朝未得就封故猶以王官稱之而曰周公至伯禽始得稱魯公耳施易亦常訓此注似以親爲父母於義最謬無足爲之引申鄭注云大故爲惡逆之事此孔所襲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注包曰周時四乳生八子皆爲顯仕故記之爾正義曰達适突忽夜夏隨騧皆依韻命名漢書古今人表仲忽作中智顏師古注智與忽同惠氏棟九經古義周有叔夜鼎即八士之叔夜也古文夜或省作夜尙書大傳時則有脂夜之妖鄭注云夜讀爲液是古液字作夜白虎通姓名篇稱號之所以有四何法四時用事先後長幼兄弟之象也故以時長幼號曰伯仲叔季也伯者長也伯者子最長迫近父也仲者中也叔者少也季者幼也質家所以積於仲何質者親親故積於仲文家尊尊故積於叔即如是論語曰周有八士云云不積於叔何蓋以兩兩俱生故也不積於伯季明其無二也○注周時至之爾○正義曰乳猶生也每生得二子故四乳得生八

子釋文引鄭云成王時劉向馬融皆以爲宣王時則馬鄭本有此章注義集解佚之耳盧氏文弨釋文攷證云聖賢羣輔錄云周八士見論語賈逵以爲文王時晉語說文王郎位詢于八虞賈唐云八虞周八士皆在虞官漢書古今人表載周八士在中上列成叔武霍叔處之前二人皆文王子則班固亦以爲文王時孔氏廣森經學卮言逸周書和寤篇曰王乃勵翼於尹氏八士武寤篇曰尹氏八士太師三公是八士皆尹氏爲武王時人有明證也或疑十亂之南宮适即此伯适又克殷篇曰乃命南宮忽振鹿臺之財巨橋之粟乃命南宮百達史佚遷九鼎三巫古者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故禮曰有東宮有西宮蓋達适忽尹氏之子別居南宮者猶南宮敬叔本孟氏子而以所居稱之耳國語文王詢于八虞賈侍中云周八士皆在虞官君奭言文王之臣有若南宮适然則八士且逮事文王矣秦盧孔說是也江氏永羣經補義翟氏灝四書考異略同春秋繁露郊語篇詩曰唯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允懷多福多福者非謂人事也事功也謂天之所福也傳曰周國子多賢蕃殖至於駢孕男者四四產而得八男皆君子俊雄也今此天之所以興周國也非周國之所能爲也董引傳說以釋詩多福之文則八士在文王時董義亦然此當

無疑者也包注雖不言八士在何時然以八士皆爲周仕當據晉語仕爲虞官測與董賈說亦合也

涇包　誠校刊